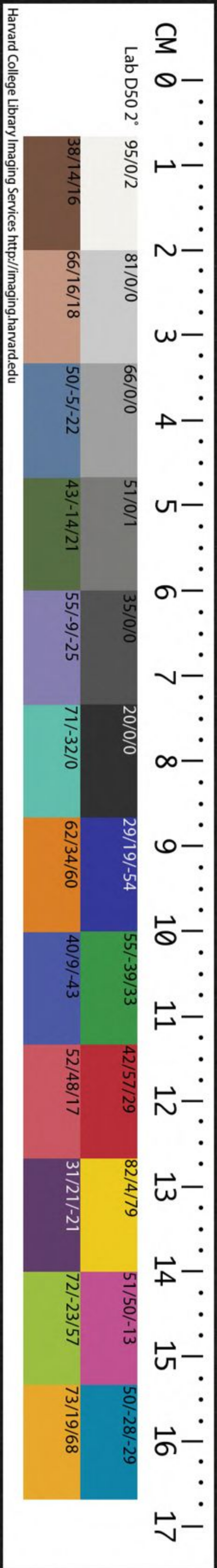


T2512/4933

10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宋紀

劉氏世居彭城彭城於春秋之世故宋土也故武帝建國之號曰宋○是時南北分裂帝紀雖標於南而

高祖武帝

姓劉諱裕小字寄奴字德興彭城人相傳為楚元王交之後交十八世而生靖靖生翹翹

生裕裕仕晉有功累封宋公進爵為王代晉稱帝都於建康在位三年崩壽六十七○世紀帝生而母死父僑居京口將棄之從母救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識字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後伐荻新洲遇大蛇射傷之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有羣兒擣藥問其故答曰吾王為劉寄奴所傷帝曰王神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還遇金創傅之有驗

綱辛宋永初二年魏泰常六年春二月宋祀南郊大赦境內

○宋以廬陵王義真為司徒徐羨之為尚書令揚州刺史傅亮為僕射

綱魏築苑○目魏主發代都六千人築苑東包白登周三十餘里

綱北凉屠敦煌殺李恂○目於是西域諸國皆詣蒙遜稱臣

朝貢西凉姓李隴西人出李陵後唐高祖之七世祖都敦煌二世二十一年北凉滅之

綱夏四月宋毀淫祠○目宋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以勲德祠者不在此例

綱秋九月宋主劉裕弒零陵王於林陵○目初宋主劉裕以毒酒一罌授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

裁廢主
祥代而裁
君自被記

知幾

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妃兄也王每生男裕輒令秀之兄弟殺之王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至是裕令淡之往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裕率百官臨於朝堂三日葬於冲平陵

綱冬十一月宋豫章太守謝瞻卒○鑑初宋臺始建瞻為中

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

家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

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預時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

庭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

公特乞降黜以保衰門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為戲笑以絕其言及宋主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綱王宋永初三年春宋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目羨

之起自布衣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嘗若未解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綱宋以廬陵王義真都督雍豫等州軍事○目宋主有疾長

沙王道憐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並入侍醫藥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宋主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乃出義真於外

綱秦雍流民入梁州宋遣使賑之○夏四月宋封楊盛為武

都王○五月宋主裕殂葬初寧陵在建康蔣山○以後各朝葬陵俱在建康不復註至隋唐復註

太子義符立○目高祖疾甚召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

略而無遠志非如兄詔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

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

曰後世若有幼王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羨之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殂高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

王鎮惡檀道濟王死非沈田子義先也宋主先殺而後二人殺之耳

金會系三十一
五百十二

儉於布素游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惡其精麗勞人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爲侈靡義符卽位年十七立妃司馬氏爲皇后后晉恭帝女海鹽公主也

魏立子燾爲太子監國○目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浩曰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爲師傅左右信臣以爲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

優游無爲顧神養壽矣皇子燾年將周星十一歲明叡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也從之立燾爲太子使居正殿臨朝爲國副主以長孫嵩及奚斤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穆觀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已以聽魏主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羣臣時奏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綱冬魏遣司空奚斤督諸將擊宋取青兗諸郡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救之○鑑初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

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伐宋十月將發公卿議以攻城略地何先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賦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已為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斤等率步騎三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兵救之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責之即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為斤等聲援十一月斤等急攻滑臺拔之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十二月魏主至冀州遣叔孫建將兵徇青兗宋兗州刺史徐琰南走於是太山高平金鄉

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入青州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徐州刺史王仲德共救之

少帝 名義符高祖太子在位一年徐羨之等廢為營陽王尋弑之年十九

綱 癸宋景平元年 春正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受○**目**

宋以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門散散騎侍郎以下悉以

委蔡以上故宜共叅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選案選曹文案也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

廓云然

綱魏取宋金墉○**目**魏于栗磾攻金墉河南太守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

綱魏以刁雍為青州刺史。○二月，魏築長城。○目柔然寇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即明宣府之赤城，衛今為縣至五原古郡名在雲中之西，今棄於塞外二千餘里，置戍以備之。

綱魏攻宋虎牢，不克，殺其將公孫表。○目魏奚斤、公孫表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四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退散，復合攻之，益急。德祖出兵與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初，德祖在北，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改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綱魏攻宋東陽城在今青州府，宋檀道濟帥師救之。○夏四月，魏

主攻虎牢，不克。○魏攻東陽城，不克而退，留刁雍戍尹卯地名。未詳○閏月，魏拔虎牢，執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遂取司豫諸郡。

○目魏叔孫建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等皆畏魏兵強，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

綱冬十一月，魏主嗣俎太子燾立。書法魏於是始書俎晉亡也○目魏太

宗殂世祖卽位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羅結爲侍
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燾以
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一
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

道安之徒

綱魏立天師道場○目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
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尤不信佛法曰何爲
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浩纖妍
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旣歸第因修
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
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按陵封天師始自唐天寶七載
此言謙之繼陵爲天師豈天師
之號在初爲泛號至
唐時始定封者耶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普文

浩不喜佛老
而信道之
言行哉

云老子
之玄孫授以圖籙真經至是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
信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
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
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帝欣然迎
致謙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廚會數千
人

太祖文帝

諱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徐羨之等
廢營陽王而立之在位三十年爲太子劭所

弒壽四

十七

綱甲宋景平二年文帝元嘉元年春正月宋廢其廬陵王義

真爲庶人○目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
度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玄之顏延之

慧琳道人等情好欵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等為宰相時
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宋
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

徐傅謝三人
三罪石敢於
我三君耳

綱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於

吳六月弒之迎宜都王義隆於江陵殺前廬陵王義真以謝

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目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

先朝舊將威服殿省召之入朝以謀告之時義符出於華林

園在臺城內

為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即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

雲龍門軍士進殺二侍者持義符出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

故太子宮羨之等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為營陽王以
宜都王義隆纂承大統遷義符於吳使人就弒之義符多力

突走出閭門追者以門關路而弒之○傅亮帥行臺百官奉
法駕迎義隆於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

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何得耶時亮已
與羨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等又遣使殺義真

於新安以荆州地重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謝
晦都督刺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七月行臺

至江陵傅亮帥百僚上表進璽綬義隆時年十八諸將佐聞
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

彥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鎮荆州彥之鎮襄陽義隆遂發江陵
引見傅亮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

仰視亮流汗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

免石胆
通三

尹起莘曰羨之等身受顧命輕於廢立初不聞有匡救之舉真所謂視置君如弈碁者爾

綱秋八月宋主義隆立。○目宜都王義隆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即位大赦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真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喜曰今得脫矣徐羨之等進位有差。

綱柔然寇魏。○冬十一月吐谷渾王阿柴死弟慕瓚嗣。○目阿柴有子二十人遵先志捨其子而立慕瓚慕瓚亦有才略

綱十二月魏伐柔然大獲。○宕昌朝貢於魏。○夏世子瓚殺其弟倫倫兄昌討瓚誅之。○目夏主將廢太子瓚而立少子倫瓚將兵伐倫倫拒之敗死倫兄昌襲瓚殺之并其眾歸於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為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綱乙未元嘉二年魏始光二年春正月宋主始親聽政。○目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三上許之。

綱二月燕有女子化為男。○目燕主以問羣臣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雄猶有王莽之禍况今女化為男臣將為君之兆也。

綱三月魏主尊保母竇氏為保太后。○夏四月魏遣使如宋

始復通也。○六月，武都王盛卒，子玄嗣。○日初盛聞晉亡，不改義

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終當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卒

玄自稱武都王，遣使告喪於宋。始用元嘉年號，宋因而封之。

綱秋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冬十月，魏主伐柔然，走

之。○日魏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賫

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大驚，絕跡北走。

綱丙寅宋元嘉三年春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誅之。以王弘為

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謝晦舉兵反江陵。○日初，宋主在江陵，孔甯子為參軍，及即

位，以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

亮專權，搆之於宋主。帝欲誅二人，并發兵討謝晦，以王弘檀

甲子至丙寅
三年
徐傳德人何
不多引也

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
弘弟曇首又所親委密使報弘且召
道濟欲使討晦
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晦殺二王之罪命
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以時收翦是日召羨之亮
羨之走新林
浦名在今江寧府西南
自經死亮被執伏誅宋主問討晦
之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
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
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陣而擒也徵王弘為
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為荆湘都督荆
州刺史晦聞徐傅等已誅自出射堂勒兵數日間四遠投集
得精兵三萬上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皆王弘王曇
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所親委密使報弘且召
道濟欲使討晦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晦殺二王之罪命
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以時收翦是日召羨之亮
羨之走新林浦名在今江寧府西南自經死亮被執伏誅宋主問討晦
之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
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
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陣而擒也徵王弘為
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為荆湘都督荆
州刺史晦聞徐傅等已誅自出射堂勒兵數日間四遠投集
得精兵三萬上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皆王弘王曇
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綱閏宋子劭生。○目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至是始言劭生。綱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誅之。○鑑宋主下詔戒嚴，諸軍進路以討謝晦，晦帥眾三萬發江陵，舟艦塞江，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初，晦與徐傅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至是聞道濟來，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西人離沮，無復鬪志。一時皆潰，晦得小船，夜還江陵，攜其弟遜等北走。至安陸，為故吏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誅之。其女為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尸戰場。」

奈何狼籍都市，時年三十七。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惟延陵蓋延陵復姓蓋名也追隨不捨。宋主以蓋為鎮軍功曹督護。

綱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目宋主還建康，既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叅權要，賓客輻湊。四方贈賂相繫，琳著高屐，被貂裘，置通呈書佐。通呈典謁之職書佐掌書翰者會稽孔顓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屐失所矣。」

綱夏五月，宋以檀道濟為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宋遣使巡行郡縣。○目遣散騎常侍袁滄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

綱宋主親臨聽訟。○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

侍中謝弘微爲黃門侍郎。○目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爲上所親任，與已相埒。音劣，儔等也。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惟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爲宰相者，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宋主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示之，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乃止。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晉陵

弘微事非
如平生古今
所難

更難

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經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親舊見者，爲之流涕。及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貨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撝菹，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卿視而無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

復見關也

綱宋遣使如魏。○冬十月，魏主自將攻夏。○鑑魏主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等皆言宜伐蠕蠕。崔浩獨言宜伐赫連。魏主亦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先伐之。於是遣奚斤襲蒲坂，周幾襲陝城，以薛謹為鄉導。綱十一月，魏主入統萬，別將取蒲坂及長安。○目魏主行至君子津。在古東勝州界會天暴寒，冰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而敗，走入城，門未及閉。魏豆代田帥眾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垣而出，魏分兵四掠，殺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他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

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蒲坂守將棄城奔長安。奚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定，斤入長安。秦雍氏羗皆降。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玄聞之，皆遣使附魏。

綱魏罷漏戶，繒帛以屬郡縣。○目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天興中詔采諸漏戶，令輸繒帛，不隸郡縣賦役，不均。是歲始詔罷之，以屬郡縣。

綱丁卯宋元嘉四年春正月，宋主謁京陵。○目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面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

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綱夏四月，魏遣使如宋。○五月，魏主發平城。○目魏奚斤與

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五月發平城。行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我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攻城則不足，決勝則有餘矣。」遂行。

綱宋中護軍王華卒。

書法宋魏至陳諸臣卒無不書官者非賢不卒也

綱六月，夏主及魏主戰於統萬，敗走下邳。魏取統萬。○目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自退兵以示弱。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宜急擊之。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魏主收眾

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土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天道在人，豈有常哉？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犄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眾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奔上邳。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槩上，乘之而下，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

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礪刀
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魏主曰蕞爾國而用民
如此欲不亡得乎納夏世祖三女為貴人夏平原公定聞統
萬破亦奔上邽魏主還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鎮
統萬

綱秦遣使入貢於魏○秋八月魏主還平城○目魏主壯健
鷲勇臨城對陣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
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嗇服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峻京城修
宮室曰此易所謂設險守國蕭何所謂不壯不麗無以重威
者也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即赫連勃勃也蒸土築城
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工之事朕所

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
賞賜皆死事勲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
指授節度違者多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材
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
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嘗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
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綱夏安定降魏○冬十一月魏封楊玄為南秦王

綱晉徵士陶潛卒○目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

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
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今九江府屬縣令不以家自

隨送一力僕也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

已入宋朝
其節也

晉人高簡
風流得公豈
不一代結局

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
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
柳先生傳以自况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
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輔恥復屈身後代
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卒世號靖節先生

綱 宋元嘉五年魏神麀元年○西秦王乞伏暮末永春二
月魏人及夏戰於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

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鑑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
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以馬疫糧

少深壘自固而夏人日夜抄掠不得芻牧監軍侍御史安頡
曰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困若不為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

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奸
勇而輕每自出挑戰眾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奚斤
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
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夏平原
公定收其餘眾奔還平涼即位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
爵會稽公頡眷皆進爵奚斤以昌為偏裨所擒深恥之乃齎
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夏主分兵夾擊魏兵大敗斤清皆為
所擒丘堆奔蒲坂夏人乘勝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
丘堆代將其眾鎮蒲坂以拒之昌後竟以謀叛見殺

綱 夏五月秦王熾盤卒世子暮末嗣

綱 六月宋以王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目 光祿大夫

范泰說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存降挹弘納其言遜位不許固請故有是命

綱已宋元嘉六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

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鑑王弘乞解州錄以

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

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遠權由是義康專總內外

之務以義恭為荊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

事宋主與義恭書誠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

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

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

宜念裁抑府舍不須改作訊獄虛懷博盡名器深宜慎惜爵

賜尤應裁量毋以貴陵物毋以威加人聲樂嬉遊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不然無以盡人情而知眾事也

綱八月宋立子劭為太子

綱夏四月魏主伐柔然○目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

崔浩獨勸之太史令張淵徐辯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

襲月太白西方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蠕蠕即柔然荒外

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

汲而勞士馬以代之崔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

事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

蠕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

非無用也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

浩行兵必
度天時寒
暑

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強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劉裕雄傑吞併關中猶不能守况義隆今日之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鬪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今掩其不備可一舉而滅也魏主曰吾行決矣遂發平城

綱五月柔然紇升蓋可汗大檀出走魏主追至涿邪山在漠北秋七月引還大檀死子赤連可汗吳提立

綱武都王玄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綱八月魏遣兵擊高車降之高車一名勒勒其後分散曰薛延陀曰回紇曰都播曰骨利幹

日多覽葛曰同羅曰僕固曰拔野古曰思結曰渾曰斛薛曰奚結曰阿跌曰契苾曰白霽別為十五部總號救勒又曰鐵勒○冬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日浩善占天文魏

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音汪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勅尚書曰軍國大計汝曹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綱十一月朔日食星晝見秦地震○日日食不盡如鈎星晝見至晡河北地闇秦地震野草皆自反

綱庚宋元嘉七年春三月宋遣將軍到彥之等伐魏○日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伐魏

先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

文帝一伐

不量力已非
矣何不自使
道海而用
氣非也

豈可得。必若進軍當權。斂戍相避。冬寒冰合。自更取之。

綱魏勅勒叛。擊滅之。○夏六月。宋以楊難當為武都王。○秋

七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河南。○鑑初魏

諸將乞署司馬。楚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崔浩曰。楚之等

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發兵造艦。謂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

宗。必舉國以死爭之。張虛聲而受實害。且楚之等纖利小才。

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兵連禍結而已。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

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

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

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

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

之國。人事未盡。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

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眾。乃詔造船

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

軍屯潁川。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七月始至

須昌。今東平州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眾北渡。

碻磈滑臺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於是司克既平。諸軍皆

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鹵雖

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

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綱八月。魏遣將軍安頡擊宋師。○林邑南蠻國入貢於宋。

綱九月。燕王跋卒。弟弘殺其太子翼自立。○目燕太祖寢疾。

天時
知哉

命太子翼攝國事。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宋夫人矯詔絕內外，翼及大臣俱不得見。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夫人命閉東閣。弘家僮踰閣而入，射殺女御。太祖驚懼而卒，弘遂即天王位。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弘遂殺翼及太祖諸子百餘人。

綱魏主如統萬。○**鑑**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皆言：「宋兵猶在河中，不可捨之西行。」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

定之後，東出潼關，席捲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入統萬，謀襲平涼。

綱秦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冬十月，宋鑄四銖錢。

尹起莘曰：

宋自是三十七年錢幣凡七變，是年鑄四銖錢。丁亥年鑄大錢，戊子年罷甲午年鑄孝建四銖錢。乙巳年鑄一銖，十一月罷丙午年斷新錢，專用古錢。綱目錢幣自王莽外更變之，亟無如宋者。敝惡之極亦無如宋者。

綱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目**到彥之王

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魏安頡自委粟津。

在洛陽東北。

濟河攻

金墉，杜驥南遁。頡拔洛陽，頡與將軍陸侯進攻虎牢，又拔之。

綱秦遷保南安。○**目**秦王暮末為北涼所逼，請迎於魏。魏許

以平涼安定封之，乃焚城邑，東如上邽。夏主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綱十一月魏主襲平涼夏主與戰敗績○晉魏主至平涼

安定郡為平涼今府仍其名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安定北

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

之夏兵大敗走鵠觚原在今靈臺縣東北魏兵圍之

綱宋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目宋加道濟都

督征討諸軍事帥眾伐魏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

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眾乏糧猶張

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

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授任之旨邪彥之不從

引兵自清河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青兗大

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

綱夏主及魏人戰敗走上邽魏取安定隴西○鑑魏軍圍夏

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饑渴夏主引眾下鵠觚原魏軍擊之

夏眾大潰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餘眾西保上邽魏兵遂取

安定魏主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夏隴西守將降魏

綱魏攻宋滑臺○涼遣使入貢於魏

綱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目壽陽土荒民

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

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淠水在固始縣

西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災旱

綱魏人克平涼復取長安○目魏克平涼關中悉入於魏豆

代田得奚斤娥清等以獻魏主以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

綱宋以垣護之為高平太守。○鑑到彥之王仲德下獄免官。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為之空虛。

綱辛宋元嘉八年魏神鼎四年。○燕王馮弘太興元春正月。未年北涼義和元年。○是歲秦夏皆亡。凡四國。宋檀道濟救滑臺，敗魏師於壽張。○目道濟等自清水救滑

臺，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春，道濟率王仲德等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

綱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目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

遂攻南安。東漢分隴西為南安治，獠道故城在今鞏昌府東。城中大饑，人相食。秦王

暮末窮蹙出降，送於上邽，夏主殺之，夸其族。西秦係鮮卑姓，乞伏都金城。三世五十二年夏滅之。

綱二月，魏克滑臺。○目檀道濟等至濟上，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至歷城，魏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魏遂克滑臺，執修之，嘉其守節，以為侍中。

綱魏主還平城，復境內租一歲。

綱宋檀道濟引兵還青州，刺史蕭思話棄城走。○目道濟等

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惱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

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斬之。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棄東陽，奔平川，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

孫贖之滅灶
有保而示之
不足震其初
不增灶不足
而示之有保
子重

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

吳養心曰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不足而示之有餘孫贖之減竈有餘而示之不足也道濟之量沙

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綱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目魏司馬楚之以為諸方已

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

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

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

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

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

客呂玄伯刺之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

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

曰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
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
終身不去

綱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目夏主

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萬餘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王蒙

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瓚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

夏主定以歸夏係匈奴姓赫連都統萬二世二十五年吐谷渾滅之

綱閏月柔然請平於魏魏主厚禮之○魏遣使如宋求昏

綱宋以劉湛為太子詹事給事中○目荊州刺史江夏王義

恭年浸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帝心重湛

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為

綱金會紀卷三十一 四百九

綱監會編卷三十一 魏太武帝 三 淮伯

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叅政事。而以張邵代湛。頃之。邵坐賊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勲。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

綱秋八月。涼遣子入侍於魏。○吐谷渾奉表於魏。○九月。魏以崔浩爲司徒。長孫道生爲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綱魏遣使授涼王蒙遜官爵。○拜蒙遜爲涼王。王七郡。置將相羣卿百官。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

綱魏徵世胄遺逸。○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州郡。如此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綱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

綱壬戌宋元嘉九年春正月。魏尊保太后爲皇太后。立子晃爲太子。

綱三月宋以王弘爲太保檀道濟爲司空還鎮尋陽

綱吐谷渾送故夏主定於魏魏人殺之

綱夏五月宋太保王弘卒○目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褊隘好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

綱秋七月宋以殷景仁爲尚書僕射劉湛爲領軍將軍

綱魏主攻燕圍和龍○目魏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陣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修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將軍毛修之不從乃止旣而事泄朱修之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修之南歸求救修之汎海還建康拜黃門侍郎

綱冬十二月魏遣太常李順如涼○鑑蒙遜延入庭中箕坐

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朝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爲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役鬼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隄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

遜重之號曰聖人曩無識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魏主聞而徵之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

綱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牧

犍嗣○鑑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犍聰

穎好學和雅有度量立為世子蒙遜卒牧犍即位遣使請命

於魏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牧犍立皆驗朕克涼州亦

不遠矣遣順拜牧犍河西王

綱冬十一月楊難當襲宋漢中據之○宋謝靈運有罪誅○

鑑初靈運以秘書監被召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既至帝

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輩名位素

不踰之並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遊役無度上不

欲傷大臣諷令解官靈運乃引疾東歸與族弟惠連東海何

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濬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靈

運藉祖父之資靈運晉康樂公玄孫生業甚厚僮奴既眾門生數百鑿

山濬湖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

賊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

應須慧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

恨此言又靈運欲決會稽回踵湖為田又求始寧今上虞縣休隍

湖為田顛俱固執不許遂成仇隙顛因靈運恣橫表其有異

志靈運詣闕自陳上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為有司

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與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

福生胎有

此真名士風流
証之得反太
守為千古罪人
於京樂志不
多自愛何至
執使去與兵
以實其口也

正年去國多
於其自取也

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上愛其才降死徙廣州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劫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市

綱甲宋元嘉十一年春宋梁秦州刺史蕭思話擊楊難當破之復取漢中○魏及柔然和親

綱燕王弘稱藩於魏○目燕王遣高顥稱藩請罪於魏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

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綱夏六月魏人伐燕○目燕王不遣太子質魏魏主遣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

綱乙宋元嘉十一年春正月朔日食

綱燕王弘稱藩於宋○目燕王數為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宋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綱涼有神投書於敦煌東門○目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涼王牧健以問奉常張

慎對曰號之將亡神降於莘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於遊畋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健不悅

綱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為中書令中護軍○目初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以景仁

位遇素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至是湛愈憤怒使司徒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

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謀陰遣人殺之宋主微聞

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湛者潛相約無歷殷氏之門惟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宋主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

綱五月魏以穆壽為宜都王○目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者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

綱西域九國遣使入貢於魏○目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揭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於魏魏主以漢世雖通西域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以為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王恩生等使西域皆為柔然所執

恩生見敕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

綱六月高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宋大水設酒禁

綱秋七月魏伐燕○鑑魏人數伐燕燕日危蹙楊嶧復勸燕主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密遣陽伊請迎於高麗

綱宋禁擅鑄像造寺者○目丹陽尹蕭摹之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為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

綱丙子年○是歲燕亡凡三國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

檀道濟被殺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三

五百十五

劉湛之罪浮於秦桧

義亦矯枉與罪更了律

○目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高世之勲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至留累月宋主稍間將還未發會宋主疾動義康稱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也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尹起莘曰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爪牙之士國之所恃以為重鄰敵望而憚者也道濟在宋雖未可謂之方虎然亦一時之傑死非其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綱楊難當自稱大秦王○目難當稱王改元建義立王后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

綱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目魏伐燕娥清古弼攻白狼城克之高麗遣眾數萬隨陽伊迎燕王高麗兵大掠城中五月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焚宮殿火一旬不滅古弼部將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皆黜為門卒遣使高麗令送燕王不從魏主議擊之因劉潔等諫乃止

綱秋七月魏伐楊難當於上邽降之○冬魏置野馬苑○目魏主如桐陽漢縣在古豐州驅野馬於雲中置苑

綱宋鑄渾儀○目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

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綱柔然絕魏和親，入其邊。

綱丁未宋元嘉十四年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目魏主

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守令之失，迫脅在位，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綱西域朝貢於魏。○目魏主復遣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賫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洛那者，舌二國，皆欲稱臣致貢，但無路自致耳。」乃遣導譯送琬等，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朝貢不絕。

綱涼遣子入侍於魏，遣使如宋。○目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

妻北涼王牧犍。牧犍遣宋繇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魏主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初，牧犍娶涼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

綱戊未宋元嘉十五年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為隴西王。

○三月，魏罷沙門五十以下者。

綱高麗殺故燕王弘。○目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故。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怨高麗，遣使求迎。」

古人重史學
在史學之別
而道學之別
也

於宋宋主遣使迎之高麗遂殺弘并其子孫十餘人

綱冬十一月宋立四學以雷次宗為給事中不受○目豫章

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在今九江南康之境是歲徵至建康為開館於

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

學太子率更令東宮官名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文學

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禱古侯

反單衣也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宋主

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

於其職守宰以六科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三十年間四

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

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

無任法

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綱已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都

督荆湘等州軍事○目義季嘗春月出畝有老父被苫而耕

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畝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

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

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

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綱楊保宗奔魏魏以為武都王守上邽○夏六月魏主伐涼

秋七月姑臧潰涼王牧犍降○目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

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醫乘傳

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

夫人阻礙之

考教高臣

州觀虛實還言牧犍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
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於是大集公卿議於
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以爲未可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
凡十二返涼武宣王數與遊宴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
以金寶納順懷中順爲之隱浩知之密白魏主魏主亦未之
信及是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天梯
山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
決此渠口水必乏絕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涼州之
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
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
乎此言大爲欺誣矣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

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耶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
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將軍伊馱音鈹言曰涼州若果
無水草彼何以爲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六月發平城使穆
壽輔太子晃監國命公卿爲書讓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
親率羣臣委質遠迎上策也大軍旣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
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矣七月至上郡屬
國城部分諸軍以源賀爲鄉導八月魏主至姑臧分軍圍之
魏主見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言驗矣九
月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而禮
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雜胡降者又數十萬魏主置酒
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馱弓馬之

士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馘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

綱冬十月魏以樂平王丕鎮涼州。○十二月宋太子劭冠。○目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綱魏主還平城。○目魏主猶以妹壻待沮渠牧犍拜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牧犍尤喜文學其臣如闕駟張湛劉昞索敞陰興宗欽趙柔程駿程弘等魏主皆禮而用之初安定胡叟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亡可翹足待也遂適魏至是魏

主以為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嚴憚多所成立常爽亦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晉世五胡

紛擾中原之地分為十有六國趙後趙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燕後燕西燕南燕北燕秦後秦西秦夏也宋初猶有五國赫連沮渠最後亡至是盡入於魏

綱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目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

金星辰星水星常附

不徒宋祥
字允世
道也

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
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
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
古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
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
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眾乃歎服東宮少傅游雅數以
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洩不
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北史帝敕允集天文災
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
綱魏除田禁○目魏主問高允何政為先允曰臣少賤惟知
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

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綱

庚宋元嘉十七年魏
辰太平真君元年

夏六月魏大赦境內改元

取寇謙之
神書之文

綱冬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

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目

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凡所陳奏人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

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自謂兄弟

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

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殷景仁有隙欲倚義康

以傾之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湛初入朝

宋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

疲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宋主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

嘗謂所親曰劉斑斑小字斑虎初自西還與語嘗視日早晚慮其

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宋主曰

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孔

肩秀等皆以傾諂有寵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

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豈是幼主所御義

康景仁皆不答而肩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

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至是宋主收湛下詔誅之

及斌等八人以義康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

上而密函往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形迹周密莫

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莫曉其意至

夜聞召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

義康亦人
不誤

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宋主使領隊防東掖門收湛

之夕宋主召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宋主曰卿何意乃爾急

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乃遣收劉斌等殺之義康

用事人爭求親暱唯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

檀道濟嘗為子求昏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之

愈堅故不染於道濟公義康之難義康停省數日奉辭下渚上

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義康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

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

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斑惟勸吾進

今斑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

至此使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資奉優厚信賜相繫義恭懲

彭城之敗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為揚州刺史尋卒以王球為僕射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范晔沈演之為左右衛將軍對掌禁旅畢甯之孫也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以

綱辛宋元嘉十八年魏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

廣州軍事○目前龍驤將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

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

出削遠送南垂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

願亟召還表奏賜死

綱楊難當攻宋漢川宋遣兵擊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澧 輯錄

宋紀 附後魏

太祖文帝下

綱壬宋元嘉十九年魏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目寇

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應登

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

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

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

耗府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太武帝

綱夏四月沮渠無諱西據鄯善李寶入據敦煌寶安集故民而奉表於魏

○五月宋擊楊難當平之魏人救之不克○目裴方明等至

漢中與劉真道分兵攻武興今沔縣地下辯今成縣地白水今文縣地皆取

之難當遣符弘祖守蘭泉城名舊注在蘭州恐未是以其子和為後繼方

明與戰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難當犇上邽獲其兄子保熾

又獲其子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

鎮其地立保熾為楊玄後守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真道

方明竟坐匿金寶善馬下獄死

綱秋九月沮渠無諱襲據高昌宋以無諱為河西王無諱奉表於宋

也○冬十月柔然遣使如宋○十二月宋修孔子廟○目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

綱魏以李寶為燉煌公○魏尚書李順有罪誅○目魏主使

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且以順

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賜死

綱癸未宋元嘉二十年魏春正月魏擊宋仇池取之○目魏軍

進至下辯宋將軍強玄明等敗死胡崇之被擒餘眾走還漢

中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綱烏落侯國遣使如魏○目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為廟在

烏落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落侯使至

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使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

綱夏四月魏殺其武都王楊保宗秋七月宋立楊文德為武

子重

都王○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

綱甲宋元嘉二十一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大赦境內

綱魏以太子晃總百揆○目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

張黎古弼輔之弼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

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碁志不在弼弼侍坐良

久不獲陳聞忽起摔樹頭歐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

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魏主

可之弼曰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

罪魏主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蹇蹙而顛蹙也而築之端冕

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

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晃課民稼穡使民各標

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綱魏禁私養沙門巫覡○目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

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

主人門誅

綱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目其百工商賈之子各習父

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綱二月魏尚書令劉絜有罪誅樂平王不以憂卒○目魏主

之襲柔然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反吾當立樂平王又

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主吾有姓名否魏

主聞之命有司窮治絜嵩皆夷三族樂平王不以憂卒初

魏主築白臺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

魏太武帝

曰吉不默有喜色至是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間也道秀宜曰窮高爲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綱宋以江夏王義恭爲太尉○夏六月河西王無諱卒弟安周嗣○秋八月魏主畋於河西○目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畱守悉以弱馬給之魏王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於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

魏主名古弼
義恭於漢武容
汲黯

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旣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烏雁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

綱宋以衡陽王義季爲兗州刺史南譙州

今滁

王義宣爲荊州

刺史○目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爲言

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詔勸勉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修

理宋主餞義季於武帳岡

在臺城內

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

設饌日盱不至皆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綱柔然敕連可汗死子處羅可汗吐賀真立。○敦煌公李寶人朝於魏魏人留之。

綱乙未元嘉二十二年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曆。○目初太子

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

又以中星驗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

又測景較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

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

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

餘以正朔望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

上惟月有類三大二小比舊為異謂宜仍舊詔可至是始行

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仲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

十律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

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曆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率律林

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仲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

綱宋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目宋主欲經畧關河故以

駿鎮襄陽。

綱三月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夏四月魏伐鄯善。○秋

七月鄯善降魏西域復通。○九月魏盧水胡蓋吳反。○目魏

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在今中部縣東後魏

於此置諸種胡爭應之有眾十餘萬表降於宋魏長安鎮將

拓跋紇討之敗死吳眾愈盛分兵四掠魏主發并秦雍兵擊

綱監會編卷三十一 魏太武帝 五 惠先

破之河東薛永宗復聚眾以應吳吳自號天台王置百官

綱冬十一月魏人侵宋○目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分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親熙先受通術教之

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賊獲罪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畢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乃厚結畢甥謝綜述之子綜引熙先見畢熙先家饒於財數與畢博故為抽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欵洽乃從容說畢弒宋主立義康畢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讒夫側

畢不貸取

在氏名人名為辭之

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立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畢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畢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畢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畢默然不應反意乃決謀泄被收畢在獄為詩曰雖無稻生琴晉嵇康將刑庶

同夏侯色魏夏侯玄謀誅司馬師事泄臨刑顏色不變十二月畢綜熙先及其子

弟黨與皆伏誅畢母至市涕泣責畢畢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畢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畢收淚而止收籍畢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惟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魏太武帝

裴子野曰

劉弘仁范蔚宗皆悃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向之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綱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鑑以沈劭為安

成今安福縣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

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綱宋始備郊廟之樂○目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

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綱丙宋元嘉二十三年春正月魏主擊蓋吳宋發兵援之○戊魏太平真君七年

宋伐林邑○目初林邑王范陽邁雖貢奉於宋而寇盜不絕

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懋家世儒素懋獨好

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進圍區

粟城未詳遣懋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之

綱三月魏殺沙門毀佛書佛像○鑑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

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

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

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

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

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魏主詔曰

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朕欲除偽定

真滅其蹤跡有司其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

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

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像

惟塔廟無復子遺

物重必反及不及十年而後自為向門下野也

綱魏人侵宋○目初魏移書於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為辭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泯至是魏人侵宋北邊

綱宋師克林邑○目檀和之等拔區粟乘勝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領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日衣櫛蕭然

綱夏六月魏築塞圍○目魏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甲

綱宋築北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

綱秋七月宋以杜坦為青州刺史○目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及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儉荒吳嘗楚曰儉荒荒服也賜隔況日磾胡人乎宋主默然

綱八月魏長安鎮將陸侯擊蓋吳斬之

綱丁未元嘉二十四年春三月魏殺沮渠牧犍○目魏師之

克敦煌也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寶器至是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蓄毒藥潛殺人姊妹皆學左道魏王大怒賜沮

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又有告收犍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乃詔賜死

綱宋鑄大錢○鑑初宋主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剪鑿古錢取銅盜鑄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從之

綱宋衡陽王義季卒○目義季自義康之貶遂縱酒不事事以至成疾而終

綱戊宋元嘉二十五年夏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為徐州刺史○目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

州事故有是命
綱宋罷大錢○目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便罷之

綱秋悅般國去平城萬餘里遣使如魏約魏東西合擊柔然○魏擊焉耆龜茲

冬十二月破之西域平○魏主伐柔然不見鹵而還

綱己宋元嘉二十六年春正月魏主復伐柔然可汗遁走○秋七月宋以隨王誕為雍州刺史○目宋主欲經略中原羣

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狼居胥匈奴中山名漢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而還

御史中丞袁淑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綱魏主伐柔然大獲自是柔然衰弱不敢犯魏塞

綱庚宋元嘉二十七年魏春二月魏主侵宋圍懸瓠○目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潁川太守竝棄城走是時豫州

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參軍陳憲守懸瓠今汝寧府城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兵圍之

綱三月宋減百官俸以軍興減內外官俸三分之一○夏四月魏師還○鑑

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及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積四十二日宋主遣臧質劉康祖共救之魏主遣任城公乞地真來拒質等擊斬之四月魏主引兵還宋以陳憲為龍驤將軍

綱宋以江湛為吏部尚書湛與徐湛之並寵信時稱江徐○六月魏殺其司

允何直不爭之於浩不傳

徒崔浩夷其族○目浩自恃才畧專制朝權魏主使浩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謂浩注易及論語詩書馬鄭王賈馬融鄭玄鄭興王肅賈逵不如浩之精微

乞頒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

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魏王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

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高允允勸其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鑑謂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

子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

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紀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紀及今紀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逃亂失次耳臣鄉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句蓋音乞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召浩臨詰浩惶惑不能對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使催切允曰浩直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執允太子為之拜請魏主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六月詔誅

允以直乞
免死而浩
明主不以
奪難以情
求也

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主既誅浩而悔之

文帝伐魏

綱秋宋人大舉侵魏取碭礮今肥城縣圍滑臺冬十月魏主自將

救之宋將軍王玄謨退走○鑑宋主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

七年伐洛陽
不利故以此
東北進兵

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玉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鹵所恃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礮礮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居其軍之館食其軍之穀也弔問也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鹵馬過河即成擒矣慶之又固陳不可宋主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七月遣王玄謨帥沈慶之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東西齊舉梁秦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

恭出次彭城為諸軍節度是時大起軍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假也使蹇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建武司馬申元吉趣礮礮魏濟青刺

史皆棄城走蕭斌與沈慶之畱守礮礮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隨王誕遣雍州參軍柳元景將軍尹顯祖曾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南平王鑠遣豫州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王陽兒擊豫州魏荆豫刺史皆棄城走鑠又遣司馬劉康祖助坦進逼虎牢九月魏主引兵南救滑臺玄謨士眾甚盛器械精嚴時河洛之民出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即就也言當就用其來赴者之長帥而以配私暱由

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十月魏王夜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畧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玄謨不從魏人以所得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惟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鹵已逼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守固碯礮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

若鹵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

東過謂越碯礮而東清東謂清河以東青州界也碯礮

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闔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碯礮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將諸軍還歷城綱十一月魏主進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

綱宋雍州參軍柳元景大破魏師於陝斬其將張是連提進據潼關而還目宋龐法起等軍入盧氏柳元景等進攻弘農拔之進向潼關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法起等於陝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

大者類
三

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陣，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計。日暮，魏兵乃退。明日，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勁敵在前，堅城在後，是我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遂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衆，降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言以仁愛聲聞為前導也。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蠶起，皆來送款。宋以王玄謨敗退，魏軍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

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

尹起莘曰：

王玄謨首建北伐之謀，親將大衆，望風退走。柳元景偏裨別將破敵成功，宋主不能顯加賞戮，此固佛狸之所望而侮者，尚可與之校勝負哉。

綱魏永昌王仁克懸瓠，遂敗宋師於尉武，殺其將劉康祖，進逼壽陽。○目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宋主召劉康祖

還，仁將八萬騎追及於尉武。

亭名其地未詳。

康祖結車營而進，下令

軍中曰：「願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有流矢貫康祖頸，乃墜馬死。餘衆遂潰。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

地名未詳。

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

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縣名今屬鳳陽府仁進逼壽陽鑠嬰城固守

綱魏王攻彭城不克○目魏軍在蕭城在今蕭縣北去彭城十餘

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之南歸長史張暢

曰城中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窮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

亡之道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道民駿小字忝為城主必與此城

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王至彭城使尚

書李孝伯餽義恭貂裘且請見駿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孝

伯曰魏王不圍此城自帥眾軍直造瓜步山名在今儀真縣西飲江湖

以療渴爾暢曰去畱之事自適彼懷若鹵馬遂得飲江便為

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鹵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

彭城不陷
賴此二人魏
兵速還上
雲義恭
也乘其後

安得沈
璞等數
人守江
北

孝伯將去謂暢曰長史浚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盪定有期君還本朝今為相識之始

綱十二月魏王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攻瓜步宋人戒嚴

守江○鑑魏王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望風奔潰宋

主使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王已過淮質屯城南魏

燕王譚攻之敗沒質軍亦潰乃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

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江淮無警已繕城浚隍積財穀儲

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

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鹵若以城小不顧夫復

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我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

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

綱監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九上

合肥昆陽漢光武破莽兵合肥應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

及臧質向城開門納之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

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

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攻城

不拔自帥大衆南向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

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宋主登石頭城有變色謂江

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朕之過也又曰檀

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綱魏及宋平○目魏主以橐駝名馬餉宋主求和請婚宋主

亦餉以珍羞異味魏主以其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

為功名實欲繼好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

自今匹馬不復南顧使還宋主召羣臣議之衆謂宜許江湛

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太子劭怒謂湛曰今二王在阨詎宜

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劭又言於宋主曰北伐敗辱數州

淪破獨有斬江徐可以謝天下宋主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

但不異爾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綱辛宋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魏師還○目正月朔魏主大會

羣臣於瓜步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右衛率尹

弘言於宋主曰六夷如此必走明日果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綱宋主殺其弟義康○目魏師在瓜步人情汹懼宋主慮不

逞之人奉義康為亂太子劭武陵王駿及僕射何尚之屢啓

宜早為之所宋主乃遣中書舍人嚴龍就殺之

尹起莘曰義康前日之廢書國書彭城王者實有其罪故以國法待之也義康今日之死書宋主殺其弟

者罪不至死故專自宋主以甚之也

魏復取碣磔王玄謨還歷城○魏主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

師退走二月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魏主攻盱眙就臧

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

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

以羈縲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

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上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

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

尸與城平比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

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攻具

宋實有以致之

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惟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嘉之魏師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

綱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日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

冀六州殺掠不可勝數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稍上同

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

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

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音咨州退縮也莫敢自決又江

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

衰矣詔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鎮軍將軍駿為北中郎將

初魏王過彭城遣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入保參軍王孝孫曰百姓饑饉日久方春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耶鹵若必來芟麥未晚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典籤董元嗣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義恭乃止

綱三月魏王還平城○魏以盧度世為中書侍郎○日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熊家吏囚熊子掠治之熊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終不言而死後魏王赦度世以為中書侍郎度世為其弟娶鄭熊妹以報德

綱夏四月魏荊州刺史魯爽及其弟秀奔宋○日初魯宗之

奔魏其子軌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中書郎秀皆有寵於魏主既而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殺魏戍兵帥部曲千餘家奔汝南請降於宋宋主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為潁川太守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算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故里不許

綱宋以何遜之為尚書令徐湛之為僕射

綱魏更定律令

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

○六月魏太子晃卒○日晃監

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乃與販

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晃惡之，給事中仇尼復姓也道盛有寵於晃，與愛不協。愛恐為所糾，遂構其罪。魏主怒，斬道盛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謚曰景穆。魏主徐知其無罪，悔之。時晃子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

綱宋魏復通好。○宋以王僧綽為侍中。○**目**僧綽，曇首之子也。幼有大成之度，眾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為吏部郎，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淡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宋主以其年少，欲以後事託之。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宋主始親政，委任王華主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暉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

之及僧綽凡十二人。

綱壬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

熹而立南安王余。○**鑑**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愛懼誅，二月弒之。僕射蘭延和古雅字薛提等秘不發喪。延和以

濬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密室，提以濬嫡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矯皇后令召延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翰余皆世祖之子也。

綱夏五月宋人侵魏。○**目**宋主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遣蕭思話督張永等向碣磔，魯爽魯秀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

魏主身憂報太子以四弟封江充子

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宋主不使行又使侍郎徐爰隨軍向碭礮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綱宋尚書令何尚之致仕尋復起之○目尚之以老請致仕

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請數四果

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偽傳以嗤之一

綱宋太子劭始興王濬巫蠱事覺赦不誅○目初潘淑妃生

始興王濬袁皇后恚恨而殂太子劭淡惡淑妃及濬濬懼曲

意事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

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劭濬信惑之劭濬多過失

數為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號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

及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宋主形像埋

巫覡婢妾
禍發之根

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宋主讓之曰汝所用隊主副

竝是奴耶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

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鸚鵡先與天與通恐事泄白劭

密殺之慶國懼曰巫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

我其危哉乃白其事宋主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

濬書及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遣

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陳謝宋主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尹起莘曰

吳太子為江充所誣不免其死劭濬既親為巫蠱事驗明白豈有國儲副若所為若此而可以

承祧主器者哉事覺不誅直書於冊譏失刑也

綱秋八月宋攻魏碭礮不克而退雍州兵進至虎牢引還○

目諸軍攻碭礮累旬不拔魏人夜自地道潛出燒營及攻具

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
時青徐不稔軍食告乏蕭思話命諸軍退屯歷城魯爽至長
社魏戍主棄城走臧質遣司馬柳元景帥參軍薛安都等向
潼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參軍蕭道成承之子將兵
向長安九月魯爽與魏拓跋僕蘭戰於大索城名在滎陽縣破之進
攻虎牢聞碯碯敗退與元景等皆引還

綱吐谷渾王慕利延死兄子拾寅嗣○目拾寅始居伏羅川
請命於宋魏宋以為河南王魏以為西平王

綱冬十月魏宗愛弒其君余魏王濬立討愛誅之○目宗愛
為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
權愛憤怒余以十月朔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弒

一臣弒二君

而秘之惟羽林郎中劉尼知之恐其為變密告殿中尚書源
賀賀乃與尚書陸麗共謀立濬使尼麗迎濬於苑中尼馳還
東廟大呼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
衛之士皆還宮眾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入宮奉
皇孫即位殺愛周夷三族追尊景穆太子為皇帝立乳母常
氏為保太后尋尊為皇太后

綱魏殺其外都大官古弼張黎○目南安王余以弼為司徒
黎為太尉及是見黜坐有怨言被誅

綱魏隴西屠各叛討平之○魏復建佛圖聽民出家○目魏
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至是羣臣多請復
之於是向之所毀率皆修復魏主親為沙門下髮

宋主自貶
三歲

綱魏行立始曆○目初魏入中原用景初曆世祖克沮渠氏
得趙歐立始曆時人以為密是歲始行之

綱癸宋元嘉三十年春二月宋太子劭弑其君義隆及其左
魏興安二年

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以何尚之為司空

○目嚴道育之亡命也搜捕甚急道育匿於東宮又隨始興

王濬至京口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捕得其婢云道育隨征北

還都宋主乃命京口送婢須至檢覆欲廢太子劭賜濬死先

與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僧綽曰惟宜速斷不可稽緩

願以義割恩不爾便應坦懷如初不可使難生慮表宋主曰

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愍勤三思且彭城始

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

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默然議久不決與徐湛之屏人語

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既而

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為逆初宋主

以宗室強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劭性黠

而剛猛宋主深倚之會嚴道育婢將至劭詐為詔豫加部勒

云有所討夜呼蕭斌袁淑殷仲素入宮流涕謂曰主上信讒

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日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

因起徧拜之眾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

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身舉令淑叱之曰卿謂殿下真

有是耶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

否淑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耳假有此謀

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明日宮門未
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急
淑至不肯登車命殺之門開而入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齋
閤拔刃徑上合殿宋主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
滅衛兵尚未起宋主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
湛之驚起兵人殺之劭出坐東堂江湛聞喧譟聲嘆曰不用
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之使人殺潘淑妃及太祖親
信數十人潛時在西川府劭馳召之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
而至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濟曰此是下情由
來所願劭詐以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
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

僧綽于劭
為逆時效
死何等光
明奈何受
其吏部為
書之職乃
究竟不免
於難

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
初即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蕭斌為僕射何尚之為司
空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為吏部尚書武陵王駿屯五洲在今鎮江府西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
五洲具言太子弑逆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
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
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蘇轍曰文帝恭勤政事侃侃忘疲性存儉約不事侈靡加

蕃息政平訟理惜乎以萬里長城之人不免死於讒間之
口而又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
江漢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
子禍豈非文有餘武不足耶

綱三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目劭料檢文帝中箱

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并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
虔爲司徒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
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

綱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五月
劭及弟濟皆伏誅○目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駿慶之求
見駿駿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
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
之淡耶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
兵主簿顏竣延之子也謂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
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駿

令竣拜謝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
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駿戒嚴誓衆至尋陽命顏
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隨王誕將受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
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
於天下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僞寵乎琛曰
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弑逆冤醜義不
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耶馮衍東漢人有言曰大漢之貴臣
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
乃與正共入說誕從之駿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檄至
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
曰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

劭疑舊臣不爲己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爲謀主，斌勸劭勒水軍自出決戰。江夏王義恭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立戰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劭不聽。宣城太守王僧達弘之得檄，未知所從，客說之，乃自候道南奔。駿卽以爲長史。駿初發尋陽，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曰：『吾見其在先帝時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駿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惟顏竣出入臥內，擁駿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

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駿之危疾也。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至江寧，步上潛至新亭，依山爲壘。劭使蕭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盡遣出鬪。劭兵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殺傷過前。劭僅以身免。魯秀南奔，駿至江寧。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上表勸進。駿遂卽位於新亭。隋王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向建康，自頓西陵爲後繼。劭遣兵拒之，大敗。劭緣淮樹柵自守，男丁旣盡，召婦女供役。魯秀等募

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即放仗降城中沸亂文武將吏爭
踰城出降蕭斌令所統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於軍
門諸軍遂克臺城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
剝腸剖心鬻其肉生噉之劭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臧
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質縛劭於
馬上防送軍門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南走遇江夏
王義恭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竝梟於
大桁暴尸於市汗瀦劭所居齋嚴道育王鸚鵡竝都街鞭殺
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沈璞皆伏誅袁淑徐湛
之江湛王僧綽等俱贈爵賜諡初劭葬太祖諡曰景廟號中
宗至是改諡曰文廟號太祖尊母路氏為皇太后立妃王氏

為皇后封拜義恭以下有差

綱宋復以何尚之為尚書令○目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

司空子偃為侍中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躬親灑掃也黃閣

宋主以尚之偃有令譽自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特宥
之復以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綱宋以南郡王義宣為荆湘刺史○秋七月朔日食○目宋

主詔求直言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
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侍中謝莊上書忤旨朗自解去職莊弘

微之子也時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
於是乎衰

綱宋主殺其弟南平王鑠○目鑠素負才能常輕宋主宋主

綱宋主殺其弟南平王鑠○目鑠素負才能常輕宋主宋主

潛使人毒之。

世祖孝武帝

諱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劭即帝位在位十一年崩年三十三

綱甲宋孝建元年春正月宋鑄孝建四銖錢○目元嘉中鑄

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及是鑄孝建四銖錢形制薄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者衆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

綱宋立子子業為太子○二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土

義宣舉兵反夏宋主遣兵討質誅之○目臧質自謂其才足

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潛有異圖以荆州刺史南郡王義

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

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帝方自覽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

漸致猜嫌帝淫義宣諸女義宣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義

宣腹心竺超民等勸從其計乃約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

徐遺寶同舉兵反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宋

主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乃以柳元景王

玄謨統諸將討之進據梁山洲在今和州江中三月義宣帥眾十萬

發江津以子怡與竺超民留鎮江陵使魯秀擊朱修之義宣

至尋陽以質為前鋒爽亦引兵趣歷陽今和州與質水陸俱下

四月遣將軍薛安都等戍歷陽沈慶之濟江討爽爽引兵退

慶之使安都帥輕騎追及斬之進克壽陽徐遺寶走死義宣

至鵲頭山名在今銅陵縣北太傅義恭與之書曰臧質少無美行弟所

具悉今藉西楚之強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孝武帝 魏文成帝 三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孝武帝 魏文成帝 三 四百九十六

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至蕪湖。質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在姑孰南

今當塗縣境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

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疑其有異志，不從。質又請

自攻東城。義宣遣劉諶之與質俱進。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

都帥突騎衝陣，陷之。斬諶之。質等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

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潰，單舸逃走。閉

戶而泣。質不知所為，逃於南湖，追斬其首，送建康。子孫皆棄

市。義宣走向江陵，眾散且盡。竺超民具羽儀迎之。時州兵尚

萬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惛沮，無復神守，

不能自立。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白漢以來公府有刺姦掾義宣止獄，戶歎曰：「臧質老奴誤我，曾秀赴水死。」

綱宋置東揚州郢州。○鑑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

所資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

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主惡其強大，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

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

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既而荆揚因此虛耗。

綱宋省錄尚書事官。○目宋主惡宗室強盛，不欲權在臣下，

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

綱宋以朱修之為荊州刺史。劉義宣伏誅。○目修之入江陵，

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等。超民兄弟應從

誅，何尚之之言賊既遁去，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

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

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端坐待縛今戮其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乃原之

綱 乙未宋孝建二年魏太安元年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目**慶

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綱秋八月宋主殺其弟武昌王渾○**目**渾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以為戲笑長史封上之廢為庶人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綱冬十月宋裁損王侯制度○**目**宋主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等奏裁損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宋主因諷

有司奏增為二十四條行之

綱宋以楊元和楊頭為將軍○**目**元和故氏王楊保宗子也

宋朝以其幼弱未正位號部落無定主其族父頭先成葭蘆未詳母妻子弟竝為魏所執而為宋堅守無貳心雍州刺史王

玄謨請以頭為西秦刺史安輯其眾俟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其不稱即授頭必能藩扞漢川使無鹵患若葭蘆不守漢川亦不可立矣不從

綱 丙申宋孝建三年魏太安二年春正月魏立貴人馮氏為后遠西公朗之女也朗坐事

誅后沒入宮○二月魏立子弘為太子○**目**弘生三年矣先使其

母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然後依故事賜死

綱宋以宗慤為豫州刺史○**目**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

直敘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宋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
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皆以
典籤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愨為豫州吳喜為典籤
每多違執愨大怒曰宗愨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
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綱秋七月宋以西陽王子尚為揚州刺史○目太傅義恭以
宋主之子子尚有寵將避之乃辭揚州宋主以子尚為刺史
時熒惑守南斗宋主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
綱冬十月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宰

綱十一月魏以源賀為冀州刺史○目賀上言今北鹵遊魂
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

此用雲羽也

明主便無
枉殺

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目使守邊魏主從之久之謂
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
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
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
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綱十二月宋移青冀并鎮歷城○目宋主欲移青冀二州并
鎮歷城刺史垣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北鹵每來
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由是遂定

綱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鑑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
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車羸音奔去
聲竹輿也
逢竣鹵簿儀衛也即屏在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

以身教子

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
 之中升雲霄之上遽驕佚如此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
 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怒殺之延之
 哀痛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
 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卒年七十三謚
 曰憲延之辭采與謝靈運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
 子竣丁憂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
 許遣中書舍人抱竣登車載之郡舍南史文帝嘗問延之以
 諸子才能對曰竣得臣
筆測得臣文與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
 之嘲之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綱宋大明元年夏六月宋以顏竣為東揚州刺史○目宋

主自即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顏竣以藩朝舊臣數懇
 切諫爭宋主浸不悅竣疑宋主欲疎之乃求出外以占其意
 宋主從之竣始大懼

○綱秋七月宋并雍州為一郡○目雍州所統多僑郡縣刺史
 王玄謨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斷
 乃詔并雍州三郡十六縣為一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訛言
 玄謨欲反時柳元景宗彊羣從多為雍部二千石乘聲欲討
 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眾惑馳使啓上具陳本末宋主
 遣主書吳喜撫慰之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
 足以相保聊復為笑伸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宋
 主以此戲之

綱八月宋以竟陵王誕為南兖州刺史治廣陵今揚州府劉延孫為

南徐州刺史今○且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非宗

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從來不序昭

穆宋主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合族宋主閨門無禮不擇

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誅劭及義宣皆

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宋主畏

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

孫心腹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綱戊宋大明二年春正月魏設酒禁置候官○且魏主以士

民多因酒致鬪及議朝政故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增置內

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以求百官過失窮治之

綱二月魏以高允為中書令○且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

求見屏人極論語或痛切至不忍聞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魏

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

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

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

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朕有過未

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

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

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

朕喜悅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

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司徒

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卽日至其第
惟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以帛粟
拜其子悅爲郡守允固辭不許魏主重之常呼爲令公而不
名游雅嘗曰前史稱卓子康卓茂劉文饒劉寬之爲人褊急心者
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
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訥訥不能出口
昔崔司徒浩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
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始不能
言高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爲之動容此非所謂矯
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
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人固未易知吾旣失之於心崔又漏

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勳於鮑叔也

綱夏六月宋以謝莊顧覲之爲吏部尚書○**目**宋主不欲權
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謝莊顧覲之爲之初晉世散
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用人漸輕宋主欲重其選乃用當世
名士孔覲王彧爲之侍中蔡興宗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
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後竟如其言興
宗廓之子也

裴子野曰

官人之難尚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

六事而後貢於王庭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
舉爲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
者衆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
貌深衷險如谿壑釋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羣俄
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干進務得無復廉
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
居南面而欲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後之人哉孝武雖分

系金會紀卷三十一
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
而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五百十一

取福之本

綱秋八月宋殺其中書令王僧達○鑑僧達幼聰警能文而
跌蕩不拘宋主初立擢為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宰
相既而為護軍將軍不得志又為吳郡太守坐多役功力免
官後宋主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
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繼復再被彈劾所上表奏
詞旨抑揚帝甚不悅時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嘗
盛車服詣僧達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門下騶人路慶
之者是君何親瓊之大慙而退僧達令舁所坐牀棄之太后
大怒涕泣言於帝曰我尚在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
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

殺不以法
何以服人

以此加罪乎太后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會南彭城蕃縣
南彭城僑立之郡縣寄治京口人高閣與沙門曇標謀作亂帝以僧達屢經
犯忤終無悛改遂因閣事陷之收付廷尉賜死於獄時年三
十六帝亦以為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
太保餘烈使人慨然

綱冬十月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為中書舍人○日時
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
頗知古今素見親待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凡選授遷徙
誅賞大處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
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顧覲之獨
不降意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毘有言

魏文成帝
志行

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劉放孫資見信於魏明帝辛毘不與父子敞諫曰大人宜少降意毘正色曰就與劉孫不覲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聞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綱目宋大明三年夏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王遣兵討之。

○目誕知宋主意忌之因魏人入寇修城治仗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宋主以為中書侍郎智淵少

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俄而事覺宋主令有司奏請收付廷尉詔貶爵為侯遣之國使垣朗與戴明寶襲之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為內應誕聞之斬成擊朗殺之明寶逃還詔沈慶之將

其此宜其於
字上未易
字也

兵討誕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之曠斬其使誕遂滅曠家奉表投城外數宋主罪惡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宋主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期親在建康者誅死以千數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竝帥眾來會先是誕誑眾云宗慤助我不欲去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眾以劉琨之為參軍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竝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我為汝護送

綱五月宋殺其東揚州刺史顏竣。○目竣遭母憂送喪還都。宋主恩待猶厚。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竣坐免官。竣懼。上啓乞命。宋主益怒。及誕反。遂誣竣與通謀。收付廷尉。折足賜死。妻子徙交州。復沉其男口於江。○目沈慶之值久雨。不得攻城。宋主令有司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誕初閉城。參軍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及兵屢敗。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爲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范義爲誕左司馬。或勸其行。義曰。子不可以棄母。

吏不可以叛君。必若康之而活。吾弗爲也。沈慶之帥衆攻城。克之。誕走。追及斬之。母妻皆自殺。宋主聞廣陵平。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宋主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宋主不悅。詔貶誕。姓雷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女子爲軍賞。猶殺三千餘口。擢梁曠爲後將軍。贈劉琨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主憲。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慙色。

綱宋以沈慶之爲司空。○九月。宋築上林苑。

本孫吳所創。劉宋修築之一名。

芳林苑。齊高帝舊宅在此。

魏晉書卷三十一
魏和

綱庚未大明四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三月后親蠶西郊太
后觀禮

綱夏六月魏復置史官○目崔浩之誅史官遂廢至是復置
綱冬十月宋殺其廬陵內史周朗○鑑周朗言事切直宋主

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州統滇中今雲南地於道

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

綱宋以顏師伯為侍中○目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

多納貨賄宋主嘗與之擣菹宋主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

擲得廬宋主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廬是日一輸百萬

綱辛未大明五年春正月雪○目宋以正旦朝賀雪落太宰

義恭衣有六出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義恭奏以為瑞宋主悅義恭

以宋主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祇奉由是終宋主
之世義恭得免於禍

綱夏宋立明堂○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陽為其下

所殺○目宋主即位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欲更峻其科

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

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襄陽平太宰義恭希旨復

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禁絕賓客懷文固諫

乃止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祭

信刻木合符曰祭執以傳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宋主曰卿欲效

鄧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

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綱魏文成帝子重

綱秋九月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目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一夕徙居婁湖在今江寧府東南以張昭封婁侯故名以宅輪官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

綱冬十月宋以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史○目子鸞母殷

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其

府初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宋初治彭城後治鍾離以張岱為參軍行

府州國事後歷臨海今台州豫章今南昌晉安今福州三府與典

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問其故岱曰古人言一心

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

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鸞復以岱為別駕行事

綱十二月宋制民歲輸布戶四匹書法譏重斂也○宋禁士族雜婚

○目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士族多避役逃亡

綱壬宋大明六年春正月宋始祀五帝於明堂○宋策孝秀

於中堂○目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

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惡其諒投策於地

綱二月宋復百官祿○宋殺其廣陵太守沈懷文○目懷文

素與顏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宋主謂曰竣若知我殺之

亦當不敢如此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

相與諫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或曰懷文所啓宜

從智淵未及言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宋主每燕

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戲嘲宋

不受直子

主謂故欲異己出為廣陵太守至是朝正事畢當還以女病求申期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上怒賜死三子澹淵沖行哭請命柳元景為之言曰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宋主竟殺之

綱夏四月宋淑儀殷氏卒○目宋主痛悼不已精神罔罔頗

廢政事葬於龍山民不堪役死亡甚衆自江南葬埋之盛未

之有也又為之別立廟南史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

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或云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云

綱秋九月宋祖沖之請更造新曆不報○目沖之上言何承

天元嘉曆疎舛猶多更造新曆以為舊法冬至日有定處未

盈百載輒差二度今令冬至日度歲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

屢改又子為辰首位在正北虛為北方列宿之中今曆上元

日度發自虛一日辰之號甲子為先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又

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法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

為始宋主令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宋主晏駕不果施行

綱癸宋大明七年春正月宋吏部郎江智淵卒○目宋主嘗

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或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宋

主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

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又議殷淑儀謚曰懷宋主以為不盡

美銜之他日至妃墓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

淵益懼竟以憂卒

綱夏宋制非臨軍毋得專殺非手詔毋得興軍○宋以蔡興

宗袁粲淑之兄為吏部尚書。○目宋主好狎侮羣臣常呼金

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僮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

擊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媾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豫

章與宗父廓嘗為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

未嘗相召蔡尚書謂興宗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綱六月宋以劉德願為豫州刺史。○鑑宋主數與羣臣至殷

貴妃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號慟涕

泗交頤宋主甚悅故有是命又令羊志哭亦嗚咽甚哀他日

有問志者卿安得有此一副急淚志曰我邇日自哭亡妻耳

綱宋大修宮室。○鑑宋主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

子孫忘祖父
勤勞第一
不孝

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

江已來宮室草創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被

錦繡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

臣觀之牀頭有土障猶枕屏也壁上掛葛燈籠葛布也麻繩

拂以麻結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

得此已為過矣顛淑之兄子也

綱甲宋大明八年夏閏五月宋主駿矧太子子業立。○目宋

主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

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嘗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

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惰至是矧於玉燭殿

遺詔太宰義恭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事無鉅細悉關

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王玄謨太子即位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退而歎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蘇轍曰

孝武勦除逆亂師直而壯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沉湎於酒荒淫於色貪冒於貨嘲狎公卿誅讐諫士大典宮室濫賞嬖幸帑藏空虛迹其無道桓靈不若得保首領而沒於牖下蓋亦幸矣求欲永有其國尚可得乎身沒未幾嗣子殲滅宜矣

綱秋七月宋以蔡興宗為新昌太守王玄謨為南徐州刺史

○目宋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今山陵未遠凡諸制度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

此處語也
當只借教
義系時又
何不在此事

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

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詔敕皆

出其手興宗每奏選事法興等輒點定回換興宗於朝堂謂

義恭曰王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

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新昌太守朱

晉南譙郡為新昌今滁州地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又惡王玄謨之

剛聲以為南徐州刺史

綱八月宋太后王氏殂○目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

曰病人間多鬼那可行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綱冬宋饑○目東方諸郡連歲旱饑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

至百餘錢。餓死者什六七。是歲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澧 輯錄

宋紀 附後魏

前廢帝

名子業。孝武帝太子。在位一年。無道。被弒。時年十七。

綱乙宋景和元年。太宗明帝或春。宋鑄二銖錢。○目自孝建

以來。民間盜鑄濫錢。商貨不行。至是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

民間效之。而更薄小。無輪郭。不磨鑿。謂之未子。

綱夏五月。魏主濬殂。太子弘立。○目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

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悽楚也。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

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太子弘即位。時年十二。

綱魏車騎大將軍乙渾殺司徒陸麗。○目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等於禁中使司衛監穆多侯召平原王陸麗於代郡多侯謂曰渾有無君之心王宜少淹留以觀之麗不從渾所為多不法麗數爭之渾殺麗及多侯而自為太尉錄尚書事。

綱六月魏開酒禁。○秋七月魏乙渾自為丞相。○目乙渾為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綱八月宋主殺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射顏師伯。○鑑子業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子業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怨法興裁其賜與言於子業曰道路

沈公此舉大
深生不直
其自乃也

皆言法興為真天子官為贗天子深恐此坐非復官有子業遂賜法興死初世祖多猜忌大臣重足屏息世祖殂義恭等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及法興死諸大臣始復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子業立義恭日夜聚謀而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恨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已參懷乃發其事子業遂自帥羽林兵殺義恭并其四子召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子弟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子業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顛盛稱其美乃止子業德之既誅羣公以顛為

吏部尚書尚書左丞徐爰便辟善事人時殿省舊人多見誅
 逐唯爰巧於逢迎始終無忤子業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姊山
 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主尤淫恣嘗謂子業曰陛下六宮萬
 數妾惟駙馬一人事大不均子業為置面首左右選面首之
美者為左
 也三十人吏部郎褚淵湛之子貌美公主請以自侍子業許之
 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子業令太廟別
 畫祖考之像入廟指高祖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
 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此
 渠太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齷鼻如何不齷立召
 畫工令齷之

綱九月宋主殺其弟新安王子鸞○目子鸞有寵於世祖子

業惡之遣使賜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發殷淑儀墓又
 欲掘景寧陵孝武
帝墓太史以為不利於子業乃止

綱宋義陽王昶文帝
之子出奔魏○目昶為徐州刺史素為世祖

所惡而民間每訛言昶反是歲尤甚子業謂左右曰我即大
 位未嘗戒嚴使人邑邑會昶遣使上表求朝詰以反狀使懼

逃歸子業乃下詔討昶內外戒嚴自將兵渡江命沈慶之統
 諸軍昶聚兵移檄統內皆不受命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攜愛

妾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人重之使尚公主賜爵丹陽王
 綱宋以袁顛為雍州刺史蔡興宗為吏部尚書○目顛始為

子業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顛懼求出其舅蔡興宗謂
 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顛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惟願生出

虎口耳。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朝廷以興宗為臨海王子，項長史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顛曰：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宮省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彌，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興宗尋復為吏部尚書。

綱：宋聽民私鑄錢。○目：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

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鵞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綱：冬十一月，宋主殺其會稽太守孔靈符。以忤犯近臣并殺其二子○宋

主殺其寧朔將軍何邁。○目：邁向子業姑新蔡長公主。文帝第十英媚子業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主薨，殺宮婢送

相笑

邁第殯葬，邁素豪侈，多養死士，謀廢子業，立晉安王子勛，事泄見殺。

綱：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目：初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

昵於子業，數盡言規諫，子業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

客，嘗遣左右范羨至蔡興宗所，興宗使謂曰：公閉門絕客，避

悠悠請托者耳，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羨

邀興宗，興宗往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

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

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違違，人懷危怖，指

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

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

沈公末路至此可惜

蔡公此論
去事不可
責之人勿持
考論

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屯白下

城名在今江寧府西

亦說慶之因此眾力圖之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

之終不從及子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子業乃使沈攸之賜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拚殺之時年八十詐言病薨贈恤甚厚王玄謨數流涕諫子業以刑殺過差子業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云已見誅蔡典宗謂其典籤包法榮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典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畧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耳將軍劉道隆專典禁兵典宗嘗

與俱從夜出謂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搢典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綱宋主幽其諸父湘東王彧等於殿內○**目**初太后崩子業

夢太后曰汝不仁不孝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亦非運祚

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孫雖多並無天命大命所

歸還應文帝之子故子業慮諸父在外為患皆拘於殿內毆

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年長

尤惡之以彧尤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東

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以木槽盛食裸彧內泥水中使就

槽食前後欲殺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

得推遷少府劉矇妾孕臨月迎入後宮俟生男欲以為太子

或嘗忤旨子業裸之縛其手足擔付太官曰今日屠猪休仁笑曰猪未應死子業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取肝肺子業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及矇妾生男名曰皇子為之大赦

星華公
私系半

綱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目子業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與籤謝道邁聞之馳告長史鄧琬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遂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主帥潘欣之宣旨諭之四座未對參軍陶亮首請效

死前驅眾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中兵總統軍事子業使荆州錄送長史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以為司馬共掌內外眾事旬日得五千人出頓大雷移檄遠近

綱宋主殺其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目子業召諸妃主列於前強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子業怒鞭妃一百而殺其三子

綱宋弒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彧書法稱國以弒君無道也弒子業者宋也立湘東者亦宋也以是為人心之所同○目初子業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閣

子業有
死法但
之則法
人亦不
刑

將軍宗越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充牣越等皆為盡力子業恃之益無所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是時民間

訛言湘中出天子。子業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欲先誅湘東王
彧。然後發。是夜彧主衣阮佃夫等密結子業左右壽寂之王
敬則等謀共廢子業。先是子業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
裸身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經少時。夜夢遊竹林堂。有女子
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子業怒於宮中。求得似夢
者一人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矣。
於是巫覡云。此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休仁休祐並從。彧獨
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時以南巡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
子業悉屏除侍衛。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隨羣巫
捕鬼。子業親自射之。事畢。將奏靡靡之聲。壽寂之等懷刀直
入。諸姬迸逸。子業見寂之引弓射之。不中。乃走。追弑之。大呼

寂之如此者三。而殞。寂之等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
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休仁就秘書省見彧。即稱臣。引升御
座。召見諸大臣。猶著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凡事悉
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纂承大
統。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子業猶橫尸太醫閤。口蔡興宗曰。
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乃葬之秣陵。論功
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封爵有差。改元大赦。子業時昏制謬
封。並皆刊削。尊世祖之母路太后為崇憲太后。立妃王氏。
王景文之妹也。景文本名彧。避明帝諱。以字行。為皇后。以劉道隆為中護軍。先是子業
嘗於休仁前。使左右逼淫休仁所生母楊太妃。左右並不得
已。順命。至道隆。則盡諸醜狀。以悅子業。至是。休仁求解職。曰。

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乃賜道隆死

尹起莘曰晉樂書弒厲公春秋特書晉弒其君州蒲穀梁傳之曰稱國以弒其君惡甚矣今子業之殞綱目亦以國書蓋本春秋之音明其淫虐不道舉國之人皆欲賊之耳然則子之乎曰有湯而後能放桀有武而後能伐紂子業之惡有桀紂之所不為者時無湯武故羣下不勝其暴因而斃之耳書國所以著其惡書弒所以正其名

綱宋罷二銖錢禁鵝眼縷環錢○宋雍郢荊州會稽郡皆舉

兵應尋陽○目江州得宋主所下令書皆喜共遣鄧琬曰暴

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為大慶琬取書投地曰殿下當開

端門黃閣是我徒事耳眾皆駭愕琬乃與陶亮等繕治器甲

徵兵四方袁顛既至襄陽矯太皇太后令起兵奉表勸子勛

即大位琬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即桑落洲之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

前典廢幽陟明而湘東王彧矯害明茂篡竊大寶藐孤同氣

諸君用事密
王襄舉兵
殊之會平
等殺產祿
王印發兵未
閱不代王爭
帝也但世序
論庶子不
立弟

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饗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遣叅
軍鄭景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
海王子頊都水使者孔瑛說會稽行事孔覲奉太守尋陽王
子房皆舉兵應子勛

太宗明帝

諱或字休景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子業遇弒即位七年崩年三十四

綱丙宋泰始二年魏顯祖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

晉安王子勛遂稱帝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州皆應之○

目宋中外戒嚴以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王玄謨副之以沈

攸之為尋陽太守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

於子勛子勛遂即位改元義嘉以琬及袁顛為僕射張悅為

尚書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

義陽內史龐孟蚪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舉兵應之益州刺史蕭惠開亦謂將佐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子業年號本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子勛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宋主謀於羣臣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建

大見微

殺諸兄報
諸臣弟迫
薛安都降
魏皆後日事
也蔡公已早
見或之殘害
故云

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許後不得已而從之宋主復謂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為之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羊祜言吳平之後當勞聖慮宋主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

尹起莘曰子業無道故子勛不以反書此何為以討江州繼大統則社稷已有奉人民已有主矣子勛便當返旆還州告諭諸郡以國已有君之意如是則宗廟重安境內無虞豈不休哉不是之思遂乃正號稱尊則是志在爭帝綱目原情定罪直書曰討宜矣

綱宋兖州刺史殷孝祖帥兵赴建康○目時內外憂危咸欲犇散孝祖忽至所領皆儉楚壯士人情大安乃假孝祖節督

前鋒遣向虎檻。

綱宋分兵討豫州會稽。○目宋主親總兵出頓中堂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劉勔呂安國等軍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討孔顛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子兄弟多已附覬宋主因送軍諭之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不相及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衆於是大悅。

綱宋太后路氏殂。○鑑初宋主少失所生為路太后所撫養及卽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奏宜居外宮詔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允及聞子助兵起太后心幸之延宋主置酒進毒宋主知之卽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殂秘之喪事如禮。

劉友益曰

宋主於孝武異母弟也太后則孝武之母也其不書弒何罪不在宋主也故從恒辭

綱二月宋臺軍克義興。○目孔顛遣其將軍晉陵部陳甚盛沈懷明等不敢進殿中御史吳喜請於宋主願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宋主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勇決習戰若能任之必有成績乃遣之喜性寬厚數使東吳人並懷之及聞其來皆望風降散至國山。在今宜興縣遇東軍擊破之進逼義興會宋主復遣督護任農夫助喜攻郡克之諸壘皆潰劉延熙赴水死。

綱魏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太后稱制。○目馮太后收渾誅之遂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侍郎高閭將軍賈秀共

叅大政。

綱宋臺軍克晉陵吳興吳郡。○目沈懷明等與東軍相持久不決。宋主遣將軍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道隆急攻拔之。孔瑛與王曇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宋主以四郡既平。乃留吳喜使統諸將擊會稽。召張永擊彭城。江方興擊尋陽。綱宋以蔡興宗為僕射。褚淵為吏部尚書。○宋臺軍克會稽。○目吳喜任農夫等引兵向會稽。破其兵。斬庾業。孔顛出走。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喜等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縱兵大掠。獲孔瑛及顛。殺瑛。謂顛曰。此事孔瑛所為。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為申上。顛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事耳。乃并斬之。顧琛等詣喜歸罪。喜皆宥。

之。送子房於建康。貶松滋侯。

綱三月。宋臺軍敗於赭圻。

在今繁昌縣境

殷孝祖死。沈攸之代將擊。

尋陽軍。大破之。○目初。孝祖每戰。嘗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

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自標若此。若以十人射之。

欲不斃得乎。及攻赭圻。孝祖果中流矢而死。人情震駭。並謂。

攸之當代為統督。時休仁遣江方興等赴赭圻。攸之以為孝。

祖既死。明日不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己下。

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事之濟否。唯。

在明日一戰而決。不捷。則大事去矣。諸人或謂吾應為統。自。

卜懦薄。幹畧不如卿。今輒相推。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興甚悅。

許諾。明日。方興帥諸軍進戰。大破南軍。拔胡白二城。

其地未詳詔。

以攸之督前鋒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補官有
差軍中食盡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
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劉胡帥衆十餘萬屯鵠尾舒城
縣有鵠尾渚胡宿將勇健多權畧將士畏之叅軍蔡那子弟在尋
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亦帥所領五千人并
運資實至赭圻

綱宋斷新錢專用古錢○夏四月宋臺軍拔赭圻○五月宋
臺軍圍壽陽○目殷琰使劉順督諸軍據宛唐宛唐通典作宛虎在壽州
劉勔與相持守順等糧盡琰將杜叔寶載米餉之呂安國勸
勔間道襲其米車叔寶棄米走順衆亦潰於是勔鼓行向壽
陽圍之宋主遣人齎詔宥琰罪琰欲出降而衆心不一復嬰

城固守

綱秋七月宋以楊僧嗣爲武都王○目初武都王楊元和棄
國犇魏其從弟僧嗣自立屯葭蘆費欣壽至巴東巴東人斬
之阻守三峽蕭惠開復遣兵出梁州僧嗣帥羣氏斷其道間
使以聞宋主乃以僧嗣爲武都王

綱八月宋臺軍克江州殺子勔○鑑臺軍與江州軍相拒濃
湖其地未詳久之不決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我雖

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使其首尾

周遑糧運艱阻此制賊之奇也錢溪卽唐之梅根港在南陵縣江岸最狹

下臨洄湫旋流曰洄伏流曰湫船必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衝要之

地莫出於此沈攸之以爲然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之

興世泝流上而復下如是累日劉胡笑而不為之備一夕四更風便興世舉帆直前過鵲尾胡乃遣兵追之興世潛遣其將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明日引兵據之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船入洞泚興世命任農夫等帥壯士擊之眾軍繼進胡敗走八月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胡欲復攻錢溪既而曰吾少習步戰未聞水鬪乃託疾不進遣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走之袁顛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胡乃遣兵步趣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舸豎榜為城規欲突過至貴口即貴池口興世遣兵擊而擄之進逼胡營胡不能制遂遁去顛亦走休仁勒兵入其營納降卒十萬顛至鵲頭山名在今銅陵縣北為人所殺鄧琬憂惶無計張悅

張悅反更不才

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以索酒為約琬至悅問計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以求活耶因呼酒伏發斬琬單舸齎首詣休仁降蔡那之子繫尋陽作部脫鎖入城囚子勛攸之諸軍至斬之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子業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眾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休仁入尋陽遣吳喜等向荆郢雍湘豫章平餘寇劉胡逃至石城今貴池縣捕得斬之

綱九月魏立郡學○目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高允之請也

綱冬十月宋主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目宋主既誅子勛又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建

忘蔡公罪不相及此

林仁說帝
作此事宜
其自及

名言

安王休仁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計宜早為之
所於是子房等十人皆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綱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叛降於魏○鑑徐
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柳元怙兖州畢眾敬
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於建康宋主
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
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正須單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
懼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尤宜馴養如其外叛招引北寇
將為朝廷盱食之憂宋主不從安都聞大兵北上果懼而叛
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綱宋立子昱為太子○目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

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之宮中生
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

綱魏將軍尉元救彭城入懸瓠宋兖州刺史畢眾敬降魏

綱宋豫州平○目劉劭圍壽陽戰無不捷殷琰欲降魏主簿

夏侯詳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靈便當歸身朝廷
何可北面左衽乎琰乃使詳出見劭曰城中士民畏將軍之
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劭
許諾琰乃出降勅約將士秋毫無犯

綱宋益州平○目蕭惠開在益州多任刑誅諸郡叛之合兵
圍成都宋主遣其弟惠基使成都赦惠開惠開乃降召還建
康宋主問舉兵狀對曰臣惟知道順不識天命宋主釋之

惟伯

魏獻文帝

綱宋僑立竟徐青冀州。○目兗州治淮陰。徐州治鍾離。青冀治鬱洲。洲在海中。周數百里。累石為城。虛置郡縣。荒民無幾。

綱魏取彭城。○目宋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魏尉元至。薛

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

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之不克。元使璨與

安都守彭城。自將擊張永。絕其糧道。

綱丁宋泰始三年春正月。魏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鑑宋張永等棄城走。會天大雪。士卒凍死大半。手足斷者

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

州城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屍六十餘里。永與沈攸之僅以身

免。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曰。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而能開誠布款。

北條忽為戎矣。若以向之虛懷。不矜不伐。則二叛奚為而起哉。

綱宋青冀州平。○目宋主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

又遣將軍劉懷珍將兵二千與之偕行。懷珍送文炳入城。文

秀猶不降。懷珍乃遣百騎襲其城。拔之。文秀請降。冀州刺史

崔道固亦降。宋主皆復其位。

綱宋以蔡典宗為郢州刺史。○宋以袁粲為僕射。○秋八月。

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目宋主

復遣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澗糧運不繼。固執以為

不可。宋主怒。強遣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

養豪俊。賓客始盛。垣崇祖護之姪子據胸山。劉僧嗣居海島。道成

蕭道成出

皆召而撫之。

綱魏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魏主始親政事○目魏

主李夫人生子宏馮太后自撫養之遂還政於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汙於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綱冬十月宋以金贖義陽王昶於魏○鑑宋主遣使以金千兩贖昶魏主不許使昶與宋主書為兄弟之儀宋主責其不稱臣不答魏主復使昶與宋主書昶曰臣本或兄未經為臣若改前書是為二敬言身既臣於魏而又改書稱臣於或是二敬也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敢奉詔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綱十二月常珍奇叛魏復歸於宋

綱戊宋泰始四年春正月魏侵宋宋豫州刺史劉劭擊却之

斬其將闕于拔○目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宋主以其書示劭劭上言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言之甚易行之甚難元嘉以來倉荒遠人多勸討鹵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惟視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途裁見軍退便抄截蠶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宋主乃止

綱宋東徐兖州降魏魏以尉元為徐州刺史○二月魏拔宋

歷城崔道固出降○宋車騎大將軍王玄謨卒○夏四月宋減民

田租之半○秋七月宋以蕭道成為南兖州刺史○冬十二

月宋改葬路太后○目義嘉子勛年號之亂路太后暴殂既葬巫

師復請發陵戮玄宮為厭勝至是改葬之

綱宋以阮佃夫為遊擊將軍。○目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雜用士庶。而巢戴遂用事。及宋主盡用左右細人。佃夫及王道隆、楊運長等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綱己未。宋泰始五年。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目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蟻。虱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人執之。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設饌。鎖送平城。魏主重其不屈。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綱二月。魏以慕容白曜為青州刺史。

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

○魏立三等輸租法。除其雜調。

○目魏比歲旱飢。重以青州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分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罷之。民稍贍給。

綱宋以太尉廬江王禕為南豫州刺史。○目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廬江王禕。禕帝兄。而帝輕之。以廢帝謂之。驢王徙封廬江。禕銜之。遂與欣慰通謀。事覺。詔降禕車騎將軍。出鎮宣城。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欣慰等伏誅。

綱夏五月。魏置僧祇佛圖戶。○目魏徙青齊民於平城。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

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卽爲僧祇戶。粟爲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並許之。於是僧祇寺戶徧於州鎮。

綱六月。魏立子宏爲太子。○宋主殺其兄廬江王禕。○目宋主令人奏禕忿懟有怨言。詔免官爵。遣使持節逼令自殺。

綱冬十一月。魏遣使如宋修好。自是信使歲通

綱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爲揚州刺史。○目宋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與宋主素相友愛。景和之世。宋主賴其力以脫禍。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輳。宋主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宋主以休範代之。

綱宋置三巴校尉。三峽蠻獠爲抄暴立府於白帝鎮之

綱庚宋泰始六年夏六月。宋以王景文原名彧。避諱以字行爲僕射。揚

州刺史。○目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外舍之樂。雅異於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綱宋以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爲黃門侍郎。尋復本任。○目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叅軍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復本任。

綱宋立總明觀。○目置祭酒一人。儒玄文史學士各十人。

綱柔然侵魏。魏主自將擊敗之。

綱辛宋泰始七年魏皇興五年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晉平王

休祐。以巴陵王休若為南徐州刺史。○鑑初宋主為諸王。寬

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

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虐。好鬼神。多忌諱。文書有禍

敗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千百品。有犯必戮。左右忤意。

往往剗斫。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絕祿。而奢費過度。南史明帝

多忌諱。改駟馬字為馬邊。瓜以駟字似禍也。嘗以南苑借張

永日且給三百年期。盡更請宣陽門謂之白門。以為不祥。諱

之尚書右丞江謐。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路。太后停屍漆

床。移出東宮。上幸見之。怒免中庶子。以之坐死者數十人。凡

移床修壁。先祭土神。使文士為祝冊。如大祭然。及太始。太豫

之際。左右失旨。往往有剗斫。斷截禁中。慄慄若踐刀劍。夜夢

豫章太守劉惔。反遣就郡殺之。軍旅不息。內外空虛。而令小

黃門殿內埋錢。以為私藏。以蜜漬鱖魚。一食數升。噉腊肉。常

至二百。嚮奢費過度。每所造制。一物必為正副。次各三十天。下騷然。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淡

忘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

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既又忌寂之勇健。亦殺之。民間

訛言。荆州當出天子。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召為南

徐刺史。休若憂懼。將佐亦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先曰。

荆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

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

若以白宋主而誅之。

綱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鑑晉平刺王既死。休

仁益不自安。宋主亦病。與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慮

綱魏獻文帝

說明帝殺
建安王弟
自告

有年令意
見其善人
心矣

宋主晏駕，休仁秉政，已不得專權。因贊成之，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方邪？」孝武以誅鋤兄，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引決。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更款狎，艱難之中，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

綱：宋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僕射。○目：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即位，淺委仗之。及寢疾，淵守吳郡，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著黃襪耳。黃襪者，乳母服也。」意欲其輔也。少主因與謀誅休仁，淵以為不可。宋主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

綱：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目：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乃手書召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而以桂陽王休範刺江州。時宋主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材凡劣，不見忌，故得全。○綱：宋主殺其豫州都督吳喜。○目：初，吳喜之討會稽也，言於宋主曰：「得諸賊帥，皆即戮之，既而生送子房，釋顧琛等。宋主以新立功，不問而心銜之。至是，以其多計數，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入賜死。又召劉劭等曰：「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非忘其功，勢不得已耳。」

若除骨
月放序白
街

審必而動
一眼其情

綱宋以蕭道成爲散騎常侍。○目道成被徵所親以朝廷方
誅大臣勸勿行道成曰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
他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
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謂併力也既至拜散騎常侍。
綱八月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鑑顯祖聰
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黃老黃帝老子也浮屠釋氏也常有
遺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欲禪以位乃會公
卿大議皆莫敢言子推兄任城王子雲對曰陛下方隆太平
臨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必欲遺棄塵務則皇太子
宜承正統若授旁支恐非先王之意啓姦亂之心不可不慎
也。太尉源賀尚書陸馘皆附子雲議魏主怒變色中書令高

比子業教
情之盛實
未何如

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托付之重追念周公抱
成王之事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又曰陸馘直臣
必能保吾子以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
子宏時宏生五年矣。是爲高祖孝文皇帝有至性顯祖病癱親吮之及
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羣
臣奏曰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陛下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
太上皇帝顯祖從之徙居北苑崇光宮采椽土階與禪僧居
之國之大事乃以聞。

綱冬十月宋作湘宮寺。○目宋主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
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
大功德散騎常侍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

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也塔何功德之有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宋主棋品甚拙而每與第一品王抗對奕抗給曰皇帝飛碁臣不能斷宋主終不悟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宋主怒甚以其舊臣優容之

惡居而殺其兄

綱子魏延興二年春二月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
鑑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夫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至是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門族強盛或有異圖遣使賫手敕并藥賜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時景文正與客棋叩函看已復置局下

比謝文請尤難得

神色不變局竟歛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墨啓致謝舉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飲藥而卒諡曰懿侯

尹起莘曰景文處死不亂如此若昇以託孤之重任豈不愈於道成乃反疑而殺之何哉

綱夏四月宋主彧殂太子昱立○目宋主病篤以桂陽王休範褚淵袁粲蔡興宗及劉劭沈攸之等同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宋主遂殂太子昱即位生十年矣粲等承奢侈之後務農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蘇轍曰明帝保字螟蛉勦拉同氣以神器之重付之李氏之子作宋史者當直書劉氏之宗絕斯實錄也

綱宋以安成王準為揚州刺史○目準實桂陽王休範之子

而太宗以為己子

綱秋七月宋以沈攸之都督荆襄八州軍事○目右將軍王道隆以蔡興宗強直不欲使居上流以為中書監而以沈攸之代之興宗辭不拜攸之自以才略過人陰畜異志舉措專恣不復承用符敕朝廷疑而憚之為政刻暴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盜賊屏息

綱八月宋中書監樂安公蔡興宗卒諡曰宣穆○冬十二月宋以

劉秉為僕射○目秉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袁褚引之

綱宋以阮佃夫為給事中○目佃夫權任轉重欲用所親為郡袁粲等不用佃夫稱敕施行眾不敢執

後廢帝名昱字德融嬖人李道兒之子明帝取以為子即位五年為蕭道成所弒年十五

綱癸宋元徽元年春正月魏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

綱二月宋以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目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物情亦不向之及是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許公輿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遠近赴之收養勇力繕治器械朝廷知之陰為之備會夏口缺鎮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乃以晉熙王燮為刺史而以王奐為長史行事燮始四歲宋主之弟也復恐過尋陽為休範所留使自太泚徑去休範大怒密與公輿謀襲建康奐景文之兄子也

綱魏以孔乘為崇聖大夫乘孔子二十八世孫也○秋七月魏制河南

六州賦法○目戶收絹一匹綿十斤租三十石

綱監會編卷三十七 爰發帝 魏孝文帝 三

綱冬十月武都王楊僧嗣卒弟文度嗣降魏○宋尚書令袁粲以母喪去職

綱甲宋元徽二年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

道成漸
威名

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斬之○目休範反帥眾發尋陽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遂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而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

色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仗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送詣臺道逢南軍送者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爲驗人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驪攻新亭甚急道成拒戰自晡達旦會丁文豪破臺軍進至朱雀桁黑驪遂北趣之王道隆將羽林兵在門內召劉劭於石頭趣使進戰劭戰敗死黑驪等乘勝渡淮道隆走還黑驪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而踣或扶之以免於是中外大震白下石頭之衆皆潰褚淵弟澄開東府門納南軍宮省惟擾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

中領軍仗
權矣
與袁粲同

民惶惑詣壘投刺者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卽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緩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驪文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

綱六月宋以蕭道成爲中領軍○目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綱宋荊州刺史沈攸之等攻江州平之○目休範之反也沈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廷之惑乃與徐郢湘雍同討尋陽殺休範二子而還

綱魏罷門房之誅○目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

殃及闔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魏太上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積年羣臣多以爲言太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卒而濫乎夫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又以赦令長姦故自延興以後不復有赦

綱秋九月宋以袁粲爲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爲尙書令劉秉爲丹陽尹○目粲固辭求反居墓所不許淵以褚澄爲吳郡司徒長史蕭惠明言於朝曰褚澄開門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力戰幾死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淵甚慙乃以

蘊爲湘州刺史。

劉友益曰

祭以母喪去職以國難入赴於是又固求反墓不許而後受之可謂得進退之權矣

綱冬十一月宋主冠。○目宋主昱在東宮時喜怒乖節及卽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晝卧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

綱乙宋元徽三年

春三月宋以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軍事

○目敬兒請爲雍州蕭道成以其人位俱輕不許敬兒曰沈攸之在荊州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制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乃使鎮襄陽攸之恐其襲已陰爲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

之甚至攸之以爲誠然敬兒由是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

綱夏六月魏初禁殺牛馬。○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有

罪奪官。○目景素孝友儉素好學禮士由是有令譽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惟景素爲長宋主凶狂失德朝野皆屬心焉楊運長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陰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參軍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人或告之運長等卽欲發兵討之袁粲等以爲不可景素亦遣世子詣闕自陳乃奪其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綱

丙宋元徽四年

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弑其主弘復稱制。○

鑑初魏尙書李敷李訢少相親善後訢爲相州刺史以受賂被告敷掩蔽之魏太上聞之檻車徵訢案驗當死時敷弟奕

得幸於馮太后。太上意已疎之，有司以中旨諷訴告敷兄弟陰事，可以得免，訴從之。令范粵列敷事三十餘條以聞。太上怒，遂誅敷奕，訴得減死論。未幾，復爲尚書。馮太后由是怒。太
上密行鴆毒，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膳羞減於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數。魏主宏性至孝，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令王叡得幸於太后，出入卧內，數年之間，便爲宰輔，賞賚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秘書令李冲，雖以才進，亦由私寵，密加賞賚，不可勝數。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每褒賞，叡輩輒以丕等叅之，自以失行，畏人讓己，羣下語言小涉疑忌，輒殺之。寵臣小過，笞捶或至百餘，尋復待之如初。

綱宋加蕭道成左僕射，劉秉中書令。○秋七月，宋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目楊運長、阮佃夫等忌景素益甚，景素乃與叅軍殷瀾等謀自全之計，遣使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至是，羽林監垣祇祖帥數百人奔京口，云京師已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卽據京口起兵。楊阮遣將軍任農夫及黃回等將水軍討之，遂拔京口，斬景素黨與皆伏誅。

綱宋元徽五年順帝準昇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弑其

主昱而立安成王準，自爲司空錄尚書事。○鑑宋主昱自京口旣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從者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行人始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等謀因

其出執而廢之事覺被誅太后數訓戒昱昱欲醜之令太醫製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言亦大有理乃止忌蕭道成威名欲殺之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晝卧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為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歛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髀音箭不能傷人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功曹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青冀刺史劉善明白宋氏將亾愚智共知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機不可遠去根本道成乃止越騎校尉王敬則潛

孝聖志
聖德傳
舊事耳

弒事以隻
雅下思了
戒

自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微行出北湖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玉夫常得意忽然見憎遇輒切齒是夜七夕令玉夫伺織女度報已與內人穿針訖大醉卧於仁壽殿玉夫萬年同人帳內取千牛刀刎其首奉伯袖之稱敕開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道成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等從入宮殿中聞昱已死咸稱萬歲道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道成謂劉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荅道成鬚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眾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以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刃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

白帽加首
黃冠加身

染敬則刃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事須及熱道
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安
成王遂以太后令數昱罪惡追廢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
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即位時年十一
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出鎮東府劉秉為尚
書令袁粲鎮石頭是時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
褚淵素相憑附秉粲閣手仰成矣粲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
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日
受命南史昱嘗著小袴不服衣冠有白帟數十各有名號鉗
繫錐鋸為擊腦椎陰剖心之誅常見伏屍流血然後為
樂左右人見有嘔眉者即令其正立以矛刺之曜靈殿上養
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床側與右衛翼輦營女子私通
以為歡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銀裁衣
作帽莫不精絕未嘗吹篪執管便韻

綱魏詔工商賤族有役者止本部丞○九月魏更定律令○
宋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爵有差

綱冬十月武都王楊文度襲魏仇池破之○魏殺其徐州刺
史李訢○目訢事顯祖為尚書信用范攄訢弟瑛諫曰攄能

降人以色假人以財輕德義而重勢利聽其言也甘察其行
也賊不早絕之後悔無及不從訢與尚書趙黑有隙發其罪

黑坐黜為門士黑恨之寢食為之衰少踰年復入領選白馮
太后稱訢專恣出為徐州攄知太后怨訢乃告訢謀外叛太

后徵至問狀引攄證之訢曰汝受我恩何忍誣我攄曰棼受
公恩何如公於李敷公忍之於敷棼何為不忍於公訢慨然

歎曰吾不用瑛言悔之何及黑復於中構成其罪誅之然後

綱後漢書卷三十一 後漢書 魏孝文帝 三

寢食如故。

是難善也
汝為仇少
不得做
扶綱常
非不

綱十一月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鑑初攸之與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其子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襦褶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將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計。攸之指襦褶角示之。於是勒兵。移檄諸州鎮同舉兵。張敬兒斬其使。他鎮亦懷兩端。攸之遺道成書曰。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共白太后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我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我寧敢捐包胥之節。朝廷恐懼。初道成以

責備正大

世子贖行郢州事。以備攸之。及徵贖為左衛將軍。贖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及攸之起兵。贖行至尋陽。眾欲倍道趨建康。贖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眾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贖乃奉晉熙王燮鎮湓口。道成聞之。喜曰。真我子也。

綱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目湘州刺史王蘊。與沈攸之。深相結。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劉韞。黃回。卜伯興等。皆與通謀。道成初聞攸之事起。往詣粲。粲辭不見。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共之。初褚淵遭憂。

綱宋蕭道成假黃鉞出頓新亭。○曰道成謂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眾寡公雄武有奇略寬容而仁恕賢能畢力民望所歸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有威而無恩士卒解體搢紳不懷懸兵數千里而務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必矣行南徐州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包藏禍心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

順帝

名準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初封安成王蕭道成弒蒼梧王迎立之在位三年復為道成所弒年十四

綱

戊宋昇明二年春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死蕭道成自為

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鑑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

間屢破之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及城久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令軍中曰軍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咸有異計司馬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世隆納之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散軍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將至聞張敬兒已襲據其城殺其子孫士卒皆散乃逃至華容縣名今屬岳州府之鱸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為攸之所鞭不以往罰為意待攸之頗厚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自經死村人斬首送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荀昭先以家財葬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魏孝文帝
五百三十三
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初荊州叅軍邊榮
為府錄事所辱攸之為榮鞭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為留府
司馬或說之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如此一朝緩急便易本心
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
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
何難得命斬之榮懼笑而去榮客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
遊不忍見其死乞先見殺兵人以告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
不許乃先殺邕之而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蕭道成還鎮東
府以其子贖為江州刺史疑為中領軍加道成太尉都督南
徐等十六州諸軍事褚淵為中書監司空吏部郎王儉僧綽之子
神彩淵曠好學博聞少有宰相之志道成以為長史待遇隆

密事皆委之

南史初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阿之阿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

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
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川兵西方不
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阿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

綱夏四月宋蕭道成殺南兖州刺史黃回○目回不樂在郢
州固求南兖遂帥部曲輒還因改授之道成以回終為禍亂
召入東府殺之以蕭映行南兖州事

綱五月魏禁宗戚士族與非類昏偶以違制論

綱秋八月宋禁公私奢侈○目蕭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
侈奏罷御府省二宋世有左右御府令尚方彫飾器玩又奏禁民間華

偽雜物凡十七條

綱宋以蕭贖為領軍將軍蕭嶷為江州刺史○九月宋蕭道

傳文王位
星一對

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殊禮。○目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朓朋沒切屏人與語久之朓無言道成慮朓難提燭小兒取燭遣出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王儉知其旨他日請問言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彩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眚所以吐所難吐何陽拒之淡也公宜絕禮羣后微示變革然當先令褚公知之少日道成造淵款言移晷乃曰我夢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未容便移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未達耳即倡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道成謂所親任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彥回淵字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綱冬十月宋以蕭映為南兗州刺史蕭晃為豫州刺史。

○綱十二月魏太后殺其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目惠李夫
人之父也。馮太后忌之誣以南叛殺之。太后以猜嫌所夷滅
者十餘家而惠所歷皆有善政魏人尤冤惜之。

○綱宋定音樂從尚書令王僧虔之請也

○綱魏以高允為中書監。○目允以老疾告歸鄉里尋復以安
車徵至平城拜鎮國大將軍中書監固辭不許詔乘車入殿
朝賀不拜。

○綱己宋昇明三年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建元未元年魏太和二年○是歲宋亡齊代春正月宋以蕭

嶷為荊州刺史蕭蹟為僕射。○宋以謝朓莊之子為侍中。○目

道成以朓有重名欲引叅佐命以為左長史嘗與論魏晉故
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

日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
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肅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

綱三月宋蕭道成自為相國封齊公加九錫○目以十郡為
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

綱齊公道成殺宋臨川王綽○目時楊運長為道成所殺綽
義慶之子也欲圖道成以凌源合潘智與運長善遣人說之
智以告道成道成殺之

綱齊以王儉為僕射○目司空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
丞相故事求為齊臣道成不許以王儉為僕射時年二十八

綱夏四月齊公道成自進爵為王增封十郡○齊王道成殺宋武
陵王贊○齊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為汝陰王徙之丹陽以

業齊稱帝

宋主

送臣快論

褚淵為司空○目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

勒兵入迎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宋主收
淚日欲見殺乎敬則日出居別宮耳官家先取司馬家亦如

此宋主泣而彈指日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
宋主又拍敬則手日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

陪位侍中謝肅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日有何公事傳詔
云解璽綬授齊王肅日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

肅稱病肅日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為侍中
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

中至是攀車慟哭日人以壽為權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
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褚淵等

限不戚吾而
戚宋主不
王琨徐庾
王琨徐庾

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卽皇帝位奉宋主爲汝陰王築宮
 丹陽置兵守衛以褚淵爲司徒賀者滿座淵從弟炤嘆曰彥
 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
 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
 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裴頌上表數齊主過惡挂冠徑
 去齊主殺之太子疇請殺謝朓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
 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於家齊主問爲政於叅軍劉瓛對
 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
 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亦危矣齊
 主嘆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歷年圖曰

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

萊之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臬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
 興王室厥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揚旗東
 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
 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瓊裘之心
 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
 一躋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
 勤於爲治子惠庶民足爲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
 強胡使師徒熾於河南代馬飲於江渚及其末路狐疑不
 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孝武之驕淫明
 帝之猜忌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其何後嗣之有哉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綱齊主以其子疑爲揚州刺史○齊主令羣臣言事○目宣
 城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苛政以崇簡易又交州險遠宜懷
 以恩德勿事征討給事黃門郎崔祖思言人不學則不知道
 宜開文武二學又風俗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修者貶
 退其驕奢荒淫者員外散騎劉思效言貴族富室以侈麗相

高宜革正其失齊主皆加褒賞付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
綱魏罷候官○目魏詔候官千數重罪受賕不列輕罪吹毛
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術執喧鬪者
而已白是吏民始安其業

綱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差○目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
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逞恤國家
點尚之之孫也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綱五月齊主道成弒汝陰王滅其族○目或走馬過汝陰王
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奔入殺王以疾聞齊主賞之遂殺宋
宗室無少長皆死劉澄之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故遵考之
澄
父之族獨得免

如祥宗書
與點宗書
情不傳

綱齊以垣崇祖為豫州刺史○魏葭蘆鎮主揚廣香降齊○
齊主立其世子贖為太子諸子皆封王

綱冬十月魏遣梁郡王嘉奉丹陽王劉昶以伐齊○目魏將
奉昶伐齊許昶以克復舊業世胄江南稱藩於魏

綱魏使高允議定律令○目允雖篤老志識不衰詔以允家
貧養薄命樂部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
致牛酒拜給衣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治

綱契丹附於魏据白狼水東○書法契丹始見綱目

契丹見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魏孝文帝

惠先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齊紀

蕭子顯齊書曰宋初議封太祖為梁公崔祖思啓太祖曰議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獨齊實應天命

太祖從之遂以齊建國 ○附後魏

太祖高帝

諱道成字伯紹姓蕭氏蘭陵人相傳為漢蕭何二十四世孫高祖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

之東城里時江左僑置中原州郡於武進置南蘭陵蕭氏遂為南蘭陵人整生雋雋生樂子樂子生承之承之生道成初仕宋為中領軍累進爵至齊王篡宋稱帝在位四年崩壽五十四

綱

庚齊建元二年申魏太和四年

春二月魏師攻齊壽陽不克而還

○鑑魏

梁郡王嘉與劉昶攻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讐恥豫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

自固文武皆曰昔佛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
 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
 外城鹵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
 是吾不諫之策也不諫言策已先定不為人所諫阻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
 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鹵見城小以為一舉
 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屍矣魏人
 果攻小城崇祖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綱齊檢定民籍○目宋季簿籍訛謬至是詔虞玩之等檢定
 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

綱齊置巴州○目齊以羣蠻數叛分荆益置巴州以鎮之治安今夔州府城時齊境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縣千四百八十五

綱齊以蕭鸞為郢州刺史○目西昌侯鸞齊王兄道生之子也早孤齊王養之恩過諸子

綱夏五月齊立建康都牆○目自晉以來建康外城惟設竹籬至是改立都牆齊王又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輳若必持符則事煩而理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也乃止

綱冬十月齊以何戢為吏部尚書○目齊主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儉十儉也已左珥

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帖以驍游驍騎將軍游擊將軍足矣乃加戢驍騎將軍

綱魏徐兗州民作亂遣兵討之○目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

齊主多遣間諜誘之。於是所在蠶起。推司馬朗之為主。魏遣尉元薛虎子等討之。

綱十一月齊制病因診治之法。○目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為救疾。實行寃暴。臣謂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診。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從之。

綱齊以楊後起為武都王。後起難當之孫也

綱十二月齊以褚淵為司徒。○目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鹵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遂。祥曰。不能殺袁劉。袁粲劉秉也安得免寒士。祥好文章。性剛疎。

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以聞。徙廣州。卒。太子宴朝臣。右衛率沈文季與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

障元規度障產回面扇仍不幸也

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

綱魏封王叡為中山王。

綱辛齊建元三年春正月。魏人圍甬城。齊擊敗之。○目魏人

侵齊淮陽。晉所置郡在泗州東北圍軍主成買於甬城。在泗州境齊遣將軍

周盤龍等救之。買力戰而死。盤龍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淡

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所

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縈擾。魏數萬之眾。

莫敢當者。魏師敗退。

綱二月。魏妖僧法秀作亂。伏誅。○目法秀以妖術惑眾。謀作

亂於平城。收掩擒之。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

骨。祝之曰。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狗。三日而死。所

連及百餘人皆以反法當族王叡請誅首惡宥其餘黨太后從之所免千餘人

綱夏五月魏王叡卒○鑑叡疾病太后屢至其家及卒太后及魏王親臨哀慟賜温明秘器贈謚立廟文士作哀詩及誄

者百餘人及葬自稱姻親義舊衰絰哭送者千餘人時人謂之義孝魏王以叡子襲代為尚書令北史初叡女妻李冲兄子難次女又適趙國李

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其禮畧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二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又京師稱叡之美造新聲而歌之名曰中山王詔頒之樂府奏之

綱秋七月齊遣使如魏○九月魏徐兗州平斬司馬以薛虎子為徐州刺史

綱王齊建元四年春三月齊以張緒為國子祭酒置學生二百人

太子而殂太子即位○高帝沉湎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

主衣官名中有玉導冠簪帝曰留此正長病源即命擊碎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蘇轍曰蕭道成屬劉宋傾危蒼梧暴虐百姓凜凜命懸朝夕當是時果有忠宋之心與袁粲等協謀廢黜異姓建立宗藩以隆宋祚為宋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然正

蒼梧之偽冒明劉氏之已絕播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詔事幾陷合亦庶幾近正矣乃自立順帝北面事之既已委質為臣又欲窺圖禪代取國未幾復行弑逆盡劉氏之族而殄其祀齊祚之不長豈無故邪然其篡國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民不

御精細之物不好珠玉之玩珍奇異物棄毀不用而又訪政術於劉瓛誨得失於羣臣亦足為一代之賢主矣

綱齊以褚淵錄尚書事王儉為尚書令王奐為僕射豫章王

嶷為太尉。○夏六月，齊主立其子長懋為太子。○秋，齊南康公褚淵卒。○**目**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蔡，屏居墓下終身。

綱魏以李崇為荊州刺史。○**鑑**魏以巴氏擾亂，以崇為刺史，宣詔慰諭，民夷帖然。遷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綱冬十一月，魏主始親祀七廟。○**目**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備牲牢器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親之。

世祖武帝諱贖，字宣遠，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崩壽五十四。

綱癸齊永明元年春，齊復郡縣官田秩，遷代以小滿為限。○**目**詔以邊境寧晏，治民之官，普復田秩，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至是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

綱夏四月，齊殺其尚書垣崇祖，散騎常侍荀伯玉。○**目**齊主之為太子也，自以年長，興創大業，朝事率皆專斷，信任左右，張景真驕侈僭擬，內外莫敢言，荀伯玉素為太祖所親厚，密以啓聞，太祖怒，命檢校東宮，宣敕詰責，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齊主憂懼，稱疾月餘，豫州刺史垣崇祖亦不親附太子，太祖臨終，指伯玉以屬齊主，至是齊主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欲與伯玉作亂，皆收斬之。

學藝
捕盜法

綱閏月魏主之子恂生○目魏主後宮林氏生子恂馮太后以恂當為太子賜林氏死自撫養之

綱五月齊殺其車騎將軍張敬兒○目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守妻尚氏夢一手熱為雍州夢一脾熱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齊主聞而惡之會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於坐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之敬兒女為征北諮議謝超宗子婦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啓之亦賜死

綱秋七月齊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夫○目初齊主以僧虔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

汝行登三事

三公主天地人之事也

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

懼焉累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綱冬十月熒惑逆行入太微○目齊有司請禳之齊主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已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禳之奚益

綱齊遣將軍劉纘如魏○目纘屢至魏馮太后遂私幸之

綱十二月魏始禁同姓為婚○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有罪伏誅○目洛侯性殘酷刑人或斷腕拔舌分懸四體州民皆反

有司劾之。魏主遣使至州，宣告吏民，然後斬之。濟州刺史韓麒麟為政尚寬，從事劉普慶說曰：「公仗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

綱甲齊永明二年春正月，齊以竟陵王子良為司徒。○目子

良，齊王之子也。少有清尚，傾意賓客，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孺、江革、范縝、孔休源亦預焉。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為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

梁高祖出

自古藩邸

宜慎出入

此之似非而
粗不至深
行

王位又看
着業衍

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開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為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今僕矣。」蕭衍好籌畧，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後子良啓以范雲為郡，齊主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齊主嘆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

嘗出東田觀穫。顧謂眾賓曰：「刈此亦殊可觀，眾皆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綱夏六月，齊以茹法亮為中書舍人。○目時中書舍人四人，各在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呂文顯等為之，權傾朝廷，餉遺歲數百萬。法亮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

綱秋，魏始班祿。○鑑魏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以供調外之費。至是始班俸祿，而戶調增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給之。調外亦增二匹。祿行之，後賊滿一匹者死，受祿者無不跼踖。賂賂殆絕。淮南王佗奏

請依舊斷祿。太后召羣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為饑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閭又言：「北狄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莫如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東西不過千里，計一夫一月之工，可城三步之地，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王優詔答之。」魏世祖破蠕蠕，分置六鎮，即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玄、禦寇也。唐杜佑云：「並在馬邑雲中，單于府界。」
綱冬十月，齊以長沙王晃為中書監。○目初，太祖臨終，以晃屬齊王，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誠。」

夫冷

之舊制諸王在都惟得置捉刀四十人至是晃自南徐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齊主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陛下當憶先朝齊主垂泣而罷然終不被親寵武陵王暉多才藝而疎粹亦無寵嘗侍宴醉伏地貂抄平聲畧拂過也帝不悅肉拌樂通帝笑曰肉汗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

○綱高麗王璉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十一月齊以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鑑時年十四喜文學蜀人悅之○齊增封豫章王嶷四千戶

○目嶷長七尺八寸善修容範出入殿省見者肅然太祖嘗欲以為太子而疑事齊王愈謹

○綱乙齊永明三年春三月魏封其諸弟為王○鑑太后置學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始平王勰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

文魏主尤奇愛之後徙封彭城王

○綱夏五月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目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無專經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晉宋故事無不諳憶當朝理事斷決如流博議引證無能異者令史咨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應接無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中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多慕效之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章懋曰儉為宋大臣素與蕭道成比肩屈首臣僕甘心焉其義名節甚矣及見蕭衍當大貴即先器異之窺儉心術豈不欲俟衍貴之日將以事道成者事衍邪慕風流而薄行儉為多士模範者允若是乎

甚矣文字
之字傷有
碍于經學
也古今一轍
可以醒矣

不問謝安
解重後
其人

此係其林禁
四陸之說

綱冬十月魏詔均田。○目給事中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為豪
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
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
議均田十月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不栽樹者四十畝婦人
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至四牛所授之
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
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宰民之官隨近給公田
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綱齊富陽民唐寓之作亂。○鑑初太祖命虞玩之等檢定黃

籍齊王卽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日得數巧巧謂姦偽言

其檢得姦偽數事也外監官名呂文度啓上籍被却隱匿者謫戍緣准十年

民多逃亡避罪富陽縣名今屬杭州府民唐寓之因以邪術惑衆三

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文度與茹法亮呂文顯皆以姦諂

有寵文度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權勢尤盛王儉

嘗曰我雖居大位權寄豈及茹公邪

綱丙齊永明四年春正月朔魏主朝會始服袞冕

綱齊討唐寓之平之。○武都王後起卒種人集始嗣

綱魏置三長定民戶籍。○目魏無鄰黨之法惟立宗主督護

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內秘書令李冲上言宜準古

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鄰人強謹者為

之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

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八十一子不從役

綱監會編卷三十八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九上

詔百官議太后從之民始皆愁苦豪強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十餘倍上下安之

綱夏四月魏制五等公服朱衣玉珮大小組綬

綱秋九月魏作明堂辟雍○魏分置州郡○目凡三十八州

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

綱丁齊永明五年魏春正月魏定樂章此非雅者除之○魏光祿大

夫咸陽公高允卒○目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

嘗有譴為人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誨人以善恂恂

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徙青齊望族於代其人多允

婚媾流離饑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

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

高公往行
備矣有一行
此必亨區
福

豈可以此抑之至是卒年九十八贈司空謚曰文賻祿甚厚

綱夏五月魏大旱秋七月詔有司賑貸○目魏春夏大旱代

地尤甚牛疫民死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

綱九月魏出宮人罷末作○目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

人不執機杼者又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是時魏久無事府

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

矢刀鈴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非供國用者以其大

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於六鎮邊戍畿內窮民有差

後又出宮人賜北鎮人貧無妻者

綱冬十二月魏以高祐為西兗州刺史○目魏主問秘書令

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

綱魏孝文帝

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勲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祐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綱

戊齊永明六年魏辰太和十二年

春正月，魏詔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

親者以聞。

綱冬十月，齊詔糴買穀帛。○**目**齊主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右

丞李珪議出上庫及諸州錢糴買之。

綱魏主詔羣臣言事。○**目**秘書丞李彪上封事言禁止奢僭。

訓導太子，豫儲倉粟，擢用南人，聽臣終喪等事。魏主皆從之。

綱

己齊永明七年魏巳太和十三年

春正月，魏主祀南郊，始備大駕。

綱夏五月，齊中書監南昌公王儉卒。○**目**儉卒，禮官欲謚為文獻。王晏與儉不平，啓齊主曰：「此謚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乃謚文憲。徐湛之孫孝嗣為御史中丞，風儀端簡，儉嘗薦以自代。至是徵為五兵尚書。」

綱魏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有罪，免死奪爵。○**鑑**天賜、楨皆

坐賊當死，太后及魏主引見王公，令曰：「卿等以為當存親以毀令邪？當滅親以明法邪？」羣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詔曰：「二王所犯難恕，而太后追維高宗孔懷之恩，且楨事母孝，謹聞於中外，竝特免死，奪爵禁錮。」

初魏主聞楨貪暴遣中散閻文祖察之文祖受賂為之隱事
 覺亦抵罪魏主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中散
 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
 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
 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退遷宰官令

綱秋八月魏遣使如齊○冬十二月齊遣使如魏○齊以張

緒領揚州中正江敦為都官尚書書法自曹魏置中正未有書者書張緒嘉稱職也終

綱目一○**鑑**太子詹事張緒領中正長沙王晃屬緒用吳興

人而己聞人複姓也相傳為少正卯之後為州議曹緒不許晃使固請緒正

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過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

於齊主容表有士風請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邀逢聖時階

榮至此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敦
湛之謝淪肫之弟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詣敦登榻坐定
 敦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
 故非天子所命

綱庚齊永明八年魏秋七月齊以蕭緬為雍州刺史緬雷心
午太和十四年獄訟民

畏而愛之○齊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罪伏誅○**鑑**子響有勇
 力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以牛酒犒之

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司馬席恭穆
 等密以啓聞子響怒執寅等殺之齊主欲遣戴僧靜討之僧

靜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
 誤殺人有何大罪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僧靜不敢奉敕齊

子響有勇力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以牛酒犒之

少年召
 氣程之味
 在

三人皆貪
乃生事

吳田時與
江亮曰

限不殺蕭
如二人

王不答而心善之乃遣衛尉胡諧之將軍尹畧中書舍人茹
法亮帥數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赦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
可全其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遣使
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何築城
見捉邪尹畧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灑泣具酒饌
餉臺軍畧棄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執其使子響怒遣
兵西渡與臺軍戰而自與百餘人操萬鈞弩從江隄上射之
臺軍大敗畧死諧之逃去齊王又遣丹陽尹蕭順之將兵繼
至子響即日乘舢艦至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密諭順之
使早為之所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縊殺之久之
齊王遊華林園見一猿跳躑悲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齊書

三

五十六

死齊王思子響因嗚咽流涕頗責法亮順之慚懼而卒
綱九月魏太后馮氏殂○日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
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
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魏主感其言為之一進粥王公表
請時定兆域既葬公除詔曰奉侍梓宮猶希彷彿山陵遷厝
所未忍聞十月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太尉丕等勸抑至情
奉行舊典魏主固欲終喪與羣臣反覆辨論號慟而入羣臣
亦哭而出初太后忌魏主英敏盛寒閉之絕食三日欲廢之
王公大臣固諫乃止魏主初無憾意又有宦者譖魏主於太
后太后杖之數十魏主默然受之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

純孝

劉友益曰太后前書弒其主矣此其以恒辭書何譏魏朝
之無大臣也太后之罪大矣主幼不知大臣其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齊書

三

子重

不知乎生不能正
死而絕之可也

錢
綱冬十月齊議鑄錢不果行。○鑑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奉朝請孔覲上言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謂錢為無用之器務欲數多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為非而陷之於死也漢鑄輕錢巧偽者多及鑄五銖錢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於是盜鑄紛紛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自漢至宋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臣

以為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百姓樂業矣太祖然之使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言嚴道漢縣今銅山雅州地舊鑄錢處可以經畧齊主從之頃之以功費不給而止

綱辛齊永明九年魏未太和十五年春正月魏主始聽政

綱齊太廟加薦褻味別祀於青溪故宅。○目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麩餅鴨臠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菹羹昭皇后茗糲炙魚皆所嗜也齊主夢太祖謂己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於青溪故宅用家人禮

司馬光曰

昔屈到嗜芰屈建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况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乎衛成公欲祀

相審武子猶非之況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綱二月齊遣使如魏○目散騎常侍裴昭明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王客曰弔有常禮以朱衣入凶庭可乎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還數四魏主命著作郎成淹與之言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昭明日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今日而見逼邪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卽吉彪不得主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厠其間今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乃對曰弔服惟主人裁之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有

良史書之乃以衣帔給之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匹綱三月魏主謁永固陵○目魏主謁陵踰月設薦於太和廟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

綱魏自正月不雨至於夏四月○目有司請祈百神魏主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何宜遽行祀事惟當責躬以待天譴

綱魏遣使如齊○目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聘於齊齊爲置燕設樂彪辭曰主上孝思罔極典墜正失朝臣雖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從之彪凡六奉使齊主甚重之將還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

綱魏作明堂太廟○五月魏主更定律令親決疑獄○秋七

重刑罰

綱魏孝文帝

月魏定廟祧之制。○目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於義未允。今尊烈祖為太祖，以世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而遷。

綱八月，魏正祀典。○目詔曰：國家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約。朝日夕月，皆以二分之一日，於東西郊行禮。宗廟四時之祭，於孟月擇日行之。每歲祀天於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遶壇，謂之蹋壇。明日，戎服登壇，祀畢，又遶壇，謂之遶天，至是亦罷之。

綱九月，魏主祥祭於廟。冬十月，謁永固陵。十一月，禫祭，遂祀園丘。明堂饗羣臣，遷神主於新廟。○鑑有司請卜祥日，詔曰：

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前一日，夜宿於廟。帥羣臣哭，已易服，哭盡一夜，明日易祭服。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十月，謁永固陵，毀瘠尤甚。司空穆亮諫曰：王者為天地所子，為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為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十一月，禫祭，始服袞冕，拜陵而還。冬至，祀園丘，遂祀明堂。臨太華殿，以饗羣臣，樂縣而不作，服袞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於新廟。

尹起莘曰：

春秋之法，書之詳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綱目深嗟魏人不能明鳩毒之禍，譏魏主薄

於其父而厚於其父之讐耳使止述行禮之事胡不附載於分注之下而特書於綱目之上哉

綱魏正官品考牧守○十二月高麗王璉卒○璉壽百餘歲魏主為之舉哀於東郊策謚曰康孫雲嗣立

綱魏主始迎春於東郊○魏置樂官

綱齊律書成○日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為姦齊主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尚書刪定郎王植集定奏之詔公卿參議竟陵王子良總其事眾不能一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孔稚珪以為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請置律助教國子有欲讀者策試擢用庶幾士流勸慕詔從之事竟不行

綱魏以宦者符承祖為悖義將軍封佞濁子○日初魏太后寵任宦者符承祖太后殂承祖坐賊應死魏主原之除悖義將軍封佞濁子月餘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嘗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強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魏主見姚氏姨貧敝特赦之

綱魏封舅李安祖等四人為侯○日李惠之誅也思皇后之

昆弟皆死。魏主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既而謂曰：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李世之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時人，皆以為魏主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高閭常以為言，不聽。

綱 王齊永明十年魏 春，魏主始祀明堂。○**目** 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自是每朔行之。

綱 魏定行次為水德。○**目** 魏主命羣臣議行次，高閭以為帝王莫不以中原為正統，不以世數為予奪，善惡為是非。晉承魏為金，趙承晉為水，燕承趙為木，秦承燕為火，秦之既亡，魏乃稱制，且魏得姓出於軒轅，宜為土德。李元等以為神元與

晉武往來通好，至於和穆，志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而拓跋受命。劉石苻氏地褊，世促，豈可捨晉而為土邪？乃詔為水德。

祖申臘辰。水生申墓辰也

綱 魏罷租課。○魏詔疎屬異姓王公，遞降一等。○**目** 魏宗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眾詔自非烈祖之胄，餘王皆降為公，公降為侯，而品如舊。惟上黨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功，特不降。丹陽王劉昶封齊郡公，號宋王。

綱 魏主初朝日於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視之 ○魏修堯舜禹及周公

孔子之祀。○**鑑** 祀堯於平陽，舜於廣寧。今延慶州 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令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親行拜祭。改謚曰文聖尼父。

祀典

綱夏四月齊豫章王嶷卒。○目嶷性仁謹廉儉不事財賄疾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及卒謚曰文獻。

綱齊以竟陵王子良為揚州刺史。

綱秋七月魏遣使如齊。○目魏散騎常侍宋弁聘於齊及還魏主問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綱八月魏主養老於明堂。○目以司徒尉元為三老大鴻臚卿游明根為五更魏主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

綱九月魏主謁永固陵。○目魏主以太后再期哭於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

綱冬齊遣使如魏。○目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綱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目約疑立袁粲傳齊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綱魏南陽公鄭羲卒。○目羲嘗為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以羲雖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可謚文靈。

齊主大生

綱齊永明十一年春正月齊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崔慧

景為豫州刺史。○目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

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塵尾

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初齊王造露車

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於淮泗間大積馬芻齊故

以慧景為豫州刺史。

綱齊太子長懋卒。○目齊王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送太

子省之由是威加內外太子性奢靡及卒齊王見其服玩大

怒敕皆毀除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殊不喜此人不解

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綱二月魏主始耕籍田。

綱齊雍州刺史王奐有罪伏誅。○目奐惡寧蠻長史劉興祖

誣其構扇山蠻殺之齊王大怒遣兵收奐奐子彪素凶險發

兵拒戰兵敗斬之并誅彪及弟爽彌彪弟肅獨得脫奔魏。

綱夏四月齊王立其孫昭業為太孫。

綱五月魏主親錄囚徒。○秋七月魏王立其子恂為太子。

綱魏詔大舉伐齊。○鑑魏王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

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眾命太

常卿王謀筮之遇革魏王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

孰大焉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而得

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魏王厲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

沮眾邪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

綱

魏孝文帝

而不言邪。魏主還宮，召澄屏人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魏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於是戒嚴。」齊主聞之，亦發揚徐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綱**齊主賸殂，太孫昭業立，以竟陵王子良爲太傅，蕭鸞爲尚書令。○鑑武帝畱心政事，務總大體，嚴而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遺詔以鸞爲尚書令，子良爲太傅。○初，昭業爲南郡王，性辯慧，美容止，而矯情。

飾詐，陰懷鄙慝，與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妃何氏，性淫亂，擇其中貌美者，皆與交歡。侍書人馬澄，年少，色美，甚爲妃所悅，常與鬪腕較力。昭業以爲歡笑，又嘗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輒夜開後閣，與諸不逞小人，至諸營署淫宴。凡諸小人，竝逆加爵位，皆疏名於黃紙，許南面之日，即便施行。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諸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沽富兒，百倍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哀容號毀，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葬畢，立爲皇太孫。武帝往東宮，昭業迎拜，慟絕。武帝下車親抱持之。又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楊氏之力，倍加敬信。」

武帝疾。又令楊氏日夜禱祈宮車。早晏駕。時何妃在西州。武帝未崩數日。前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武帝疾。愁容慘戚。武帝以為必能負荷。臨終。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者。再遂殂。○先是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槌車壁嘆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會齊王不豫。詔子良甲仗入侍。太孫聞日參承。齊王疾亟。蹙絕。太孫未入。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會太孫來。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其仗。不得進。頃之。齊王復蘇。問太孫所在。召入。以朝事委僕射。西昌侯鸞。蕭衍謂范雲曰。左手據

齊王力奉
勿主未必
私心此府正

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王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當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而帝殂。融以子良兵禁諸門。鸞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融知不遂。釋服還省。嘆曰。公誤我矣。昭業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子良不敢救。遂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嘆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蓋欲指斥昭業東宮時過失也。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足。難可輕褻。衣裾也言而從之。太學生魏準為融所賞。嘗勸融立子良。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為膽破而勉由是

知名

張溥曰

南齊王業太孫壞之孝武多男西昌賊之設王融志遂于良當陽蕭氏福祚且世世也謀敗獄死天

即惡捷車之躁其不祐齊則久矣人但見王郎年未三十心熱公輔并笑其斷仗一舉債取瓦裂猶然成敗之見乎

綱魏山陽公尉元卒

諡曰景桓

○魏主發平城○目魏主南伐步

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不與廣陵王羽留守

綱九月魏主至洛陽罷兵○目魏主至肆州

治秀容今忻州地

見道

路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將斬之魏主遇欲赦之休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魏主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可特赦之既而謂司馬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魏主

自表我杜遷
郝中夏未已
不表去

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魏主怒曰我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行於是安定王休等竝殷勤泣諫魏主乃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慰諭留司百官綱冬十月魏營洛都○目魏主徵穆亮使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任城王澄至平城眾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眾乃開伏澄還報魏主喜曰向非任城事不成矣

綱魏以王肅為輔國將軍。○目肅見魏主於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人莫能間。或屏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皆肅所定。

鬱林王

名昭業，齊太子長懋之子。武帝立為太孫，在位一年。西昌侯蕭鸞弒之，年二十二。

綱

齊主昭業，隆昌元。昭文、延興、元高宗、明帝、鸞、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

春正月，齊以隨王

子隆為撫軍將軍。○目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蕭衍與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請先徵之。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為撫軍將軍，又疑豫州刺史崔慧景以衍為寧朔將軍，成

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

綱齊蕭鸞殺直閣將軍周奉叔。○鑑齊主昭業寵幸中書舍

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

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擅取官物，役

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曰：「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龍

駒常居含章殿，南面向案，代帝画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齊

主自山陵之後，卽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作諸鄙

戲，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個不得。」

今日得用汝，未世祖聚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暮歲，用垂盡。

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擊剖，破碎之，用為笑

樂。武帝御物有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蒸於世祖幸姬霍氏。

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衛尉蕭詵征西諮議蕭坦之皆祖父舊人甚親信之何后與女巫子楊珉通同寢處如伉儷與齊王相愛狎故齊王恣之齊閣通夜洞開內外淆亂無復分別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齊王曰外間竝云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齊王不得已而許之鸞又啓誅徐龍駒齊王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詵坦之見齊王狂縱日甚恐禍及己乃更勸鸞廢立陰爲耳目齊王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鸞忌之使詵坦之說齊王出奉叔爲外援以爲青州刺史將之鎮稱敕召入毆殺之初齊王爲南郡王時杜文謙爲侍讀

至是嘗說綦母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若密報奉叔使殺蕭詵則宮內之兵皆爲我用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殺之

綱魏以韓顯宗

麒麟之子

爲中書侍郎

○

目顯宗上書言竊聞車

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蠶麥方急何以堪命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苦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宜加裁損陛下遷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闐闔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至於景

日光也

昃而食夜分而寢又

非所以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

無求索之

心而天下治矣。魏主頗納之。顯宗又言州郡貢舉徒有孝秀也。孝廉之名而無其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何假冒秀孝之名哉。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何益於時。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鹵。聖主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裔。墜於皂隸矣。又言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魏主善之。

綱三月魏主還平城。○目魏主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眾議多異同。魏主曰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平文名鬱律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

成昭成名什翼犍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於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而獨不得遷乎。羣臣乃不敢言。

綱夏四月齊竟陵王子良以憂卒。

綱秋七月魏以宋王劉昶都督吳越楚諸軍事鎮彭城。王肅為府

長史○魏安定王休卒。葬日魏王送之出郊慟哭而返

綱齊蕭鸞弒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目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齊主與后之從叔中書令何胤謀誅鸞。胤依違諫止。乃謀出鸞於西州。是時蕭湛蕭坦之握兵權。僕射王晏總尚書事。鸞以廢立之謀告晏及丹陽尹徐孝嗣。皆從之。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及發。鸞慮事

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千古來大事聞道剛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鸞使諶先入遇道剛及朱隆之皆殺之鸞引兵入雲龍門齊主聞變猶為手敕呼蕭諶俄而諶引兵入閣齊主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行至西弄弄厦也又曰屏也弑之輿屍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諸嬖幸皆伏誅以太后令追廢昭業為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淪方與客棋聞變竟局還臥竟不問外事大匠虞悛竊嘆曰王徐王晏徐孝嗣遂縛袴戎服也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朝臣被召入宮國子祭酒江斆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去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為腹心使兼衛尉

給甲仗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輒發甲士鸞亦不之罪也新安王卽位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封宣城郡公

海陵王名昭文鬱林王之弟在位三月宣城王鸞廢而弑之

綱齊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守○日遙光鸞兄子也鸞有

異志遙光贊成之鸞欲樹置親黨故用為南郡守而不之官

綱九月魏主考績黜陟百官○鑑初魏主詔三載考績卽行

黜陟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上

上者遷下下者黜中者守本任於是親臨朝堂黜陟百官王

公之不任職者皆降秩削祿有差又謂陸叡曰人言北俗質

魯何由知書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朕

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爲天子何必居中原
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恒北復值不好
文之主不免面牆耳對曰誠如聖言金日磾不入仕漢朝何
能七世知名帝甚悅

綱齊宣城公鸞殺鄱陽王鏘等七人○目鸞權勢益重中外
皆知其畜不臣之志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鄱陽王鏘制局監
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
粲等閉城上仗誰敢不從東城人止其縛送蕭令耳子隆欲
定計鏘意猶豫典籤告之鸞遣兵殺鏘及子隆謝粲等江州
刺史晉安王子懋聞二王死欲起兵謂防閤陸超之曰事成
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

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
建康密遣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鸞
鸞遣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
踴躍願奮叔業畏之遣瑤之說子懋曰還都正當作散官不
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衆情稍沮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叔

業取子懋叔業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
以袖障面使人殺之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
其消息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
逃亡超之曰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
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
身不僵及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遣

謝朓子太祖
禪代時何等
百侍中又勳
書作自保
國字云何用
百

將軍王廣之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斬之又遣徐玄慶
西上害荊州刺史臨海王昭秀行事何昌寓不肯相付昭秀
由是得還建康鸞以孔琬之行郢州事使殺郢州刺史晉熙
王鉢琬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裴叔業進向湘州殺南平王
銳又殺鉢及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綱冬十月齊宣城公鸞自為太傅揚州牧進爵為王○目鸞
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為
吳興太守至郡置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曰可力飲此
勿豫人事鸞雖專政人情未服自以脾有赤誌以示王洪範
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
隱當轉言之

綱齊宣城王鸞殺衡陽王鈞等四人○目桂陽王鑠與鄱陽
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稱為鄱桂鏘死鑠不自安
至東府見鸞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殷勤而面有慚色欲
殺我也夕遇害江夏王鋒有才行鸞嘗與之言遙光才力
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鸞失色及殺諸
王鋒遺鸞書誚責之鸞深憚之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收
之鋒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遣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
倫性英果時鎮琅琊有守兵鸞恐不肯就死使典籤華伯茂
自執醜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
今日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
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王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
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莫不折節奉之於是威行州部大為姦
利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及鸞誅諸王皆令典籤殺
之無能拒者鸞亦深知其弊乃詔自今諸州有事密以奏聞
勿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綱魏主發平城○目魏以太尉東陽王丕為太傅錄尚書事
畱守平城魏主親告於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於
洛陽遂發平城

綱齊宣城王鸞廢其主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目齊主昭
文在位起居飲食皆諮鸞而後行至是鸞矯皇太后令廢昭
文為海陵王而自立以王敬則為大司馬陳顯達為太尉尚

弒妃孫而自
立背姑父之
恩身五年
子三年而
笑

書虞棕稱疾不陪位齊主鸞欲引參佐命使王晏喻之棕曰
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慟
哭朝儀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綱齊禁牧守薦獻○魏禁蠻毋得侵掠齊境

綱十一月齊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聞喜公遙欣為荆
州刺史○齊主立其子寶卷為太子○齊主鸞弒海陵王○
目鸞詐稱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

綱魏主至洛陽○十二月魏禁胡服○目魏主欲變易舊風
詔禁胡服國人不悅散騎常侍劉芳黃門侍郎郭祚皆以文
學見親禮大臣貴戚皆不平帝使陸凱私論之曰至尊但欲
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眾意乃稍解

綱魏主自將伐齊。○目魏主以齊主自立謀大舉伐之。會邊將言齊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乃分遣諸將出兵。應接魏主。欲自將伐齊。鎮南將軍李冲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爲內應者。未得審諱。不宜輕動。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使不再來。詐可知也。今新遷之民。扶老攜幼。居無一椽之室。食無甌石之儲。冬月垂盡。東作將起。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鼓舞之師也。且諸軍已進。待平樊沔。然後順動。亦何晚之有。穆亮及諸公卿。皆以爲宜行。澄謂亮曰。公輩平居議論。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卽爲此語。冲曰。任城可謂忠於社稷。然魏主竟不從。遂發洛陽。虎果不降。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齊紀 附後魏

高宗明帝

諱鸞。字景棲。高帝兄始安王貞之子。廢海陵王自立。在位五年。崩。壽四十一。

綱乙齊建武二年魏

亥太和十九年

春二月。魏主攻齊鍾離。不克。遣使臨江。

數齊主之罪而還。○目齊遣將軍王廣之。蕭坦之。沈文季。督

諸軍拒魏。魏徐州刺史拓跋衍攻鍾離。齊徐州刺史蕭惠休扼守。間出襲擊。破之。二月。魏主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遣使呼城中人。齊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問師故。魏主曰。齊主何故

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武王伐紂而不立微子亦爲貪天下乎魏主大笑賜慶遠酒殺衣服而遣之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遂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在義陽西南黎明城中望見援兵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欲南臨江會司徒馮誕卒乃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而還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相州刺史高閭表曰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

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尚書令陸叡亦上表勸還洛邑以固根本魏主從之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烟直進飛刀亂斫齊人遂潰魏前將軍楊播裕之將步騎爲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陣南畔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身自搏戰所殺甚衆相扼再宿軍中食盡圍兵益急播引精騎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時魏使者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飼以蒸豆昶懼食之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爲民

綱夏四月魏圍齊南鄭不克而還。○目魏主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擊漢中齊梁州刺史蕭懿衍遣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圍南鄭城中恟懼參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乃解圍而去。

綱魏主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爲崇聖侯。○目魏主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修其墓更建碑銘。

綱五月魏廣川王諧卒。○目魏主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自今諸王之喪期親三臨大功再臨小功總麻一臨廣

川王大功也將大斂素服淡衣往哭之。

綱六月魏禁胡語求遺書法度量。○目魏主下詔斷諸北語一從正音違者免官又詔求遺書秘閣所無而有益於時用者加以優賞又詔改用長尺大斗依漢志爲之。

綱齊殺其領軍蕭讚及西陽王子明等。○目譙恃功干政所欲選用輒命尚書中論齊主聞而忌之以其弟誕謀方將兵拒魏隱忍不發至是殺之并其諸弟及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綱秋八月魏置羽林虎賁凡十五萬人。○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魏以薛聰爲直閣將軍。○鑑魏主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旣成不更一

字自太和二十一年以後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強禦魏主或欲寬宥聰輒爭之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況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閭將軍魏主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時政得失動輒匡諫而厚重沈密外莫窺其際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綱九月魏六宮文武遷於洛陽○冬十月魏詔州牧考其官屬得失以聞○十一月魏主祀園丘○目魏主引諸儒議園

丘禮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請前一日告廟從之

綱十二月魏班品令賜冠服○目魏主見羣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光祿勳于烈于登引例求遷官烈表曰聖明之朝理應廉讓而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謂曰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進卿校尉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得人有賞不言有罪

綱齊修晉諸陵增置守衛○魏行太和五銖錢○目先是魏

魏改姓

人未嘗用錢魏主始命鑄之是歲鼓鑄麤備詔公私用之

綱內齊建武三年魏子太和二十年春正月魏改姓元氏初定族姓○目魏

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

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

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魏主雅重門族

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

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及更為六弟聘室而以前所納者為

妾媵又詔以代人穆陸賀劉樓于稽尉八姓勲著當世位盡

王公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其舊為部落大人而三世官在給

事已上若本非大人而三世官在尚書已上者皆為姓其大

人之後而官不顯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皆為族時趙郡諸

李人物猶多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為首魏主選調專取

門品或遺才能李沖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

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韓

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

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司馬光曰

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雖魏孝文之賢而不能免斯弊故夫明辨是非而

不惑於世俗者鮮矣

綱二月魏詔羣臣聽終三年喪○三月魏宴羣臣及國老庶

老於華林園○目詔國老黃耆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

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詔諸州

中正各舉民望五十已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

綱齊詔去乘輿金銀飾。○目齊主志慕節儉故有是詔。大官嘗進裹烝齊主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元日上壽有銀酒鎗。鼎屬三足溫酒器也齊主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為侈齊主不悅後遇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王甚慙齊主躬親細務綱目亦密侍郎鍾嶸上言明君揆才頒政量能受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惟恭已南面而已齊主不懌謂大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齊主不顧而言他。

綱魏詔漢魏晉諸陵皆禁樵蘇。○夏五月魏主祭方澤。○秋七月魏主廢其后馮氏。○目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貴重簡馮熙女入掖庭得幸未幾有疾還家為尼及太后殂魏主立熙少女為后既而其姊疾愈思之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后罷浸衰昭儀因譖而廢之后素有德操遂居瑤光寺為練行尼。綱魏旱。○目魏主以久旱不食三日王肅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之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皇皇無復情地魏主曰比來中外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綱八月魏太子恂有罪廢為庶人。○目恂不好學體素肥大

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手刃於禁中謀輕騎奔平城魏主大駭引見羣臣廢恂爲庶人置於河陽無鼻城以兵守之

綱冬十月魏置常平倉○魏恆州

治常山

刺史穆太定州

治中山

刺史陸叡謀反魏主遣任城王澄討擒之○目初魏文明太后欲廢魏主穆太切諫而止由是有寵及魏主南遷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太出爲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則甚乞爲恆州魏主爲之徙恆州刺史叡爲定州以太代之太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頤爲主頤僞許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見謂曰穆太謀爲不軌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大

事非卿不能辦強爲我北行倘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強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遂授澄節行至鴈門太守夜告太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兵然後徐進澄曰太旣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似勢弱旣不相拒發兵非宜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太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太攻煥不克而走追擒之澄至窮治黨與收叡繫獄民間帖然

綱魏除逋亡緣坐法○目

初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

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極魍之罰柳下惠嬰盜

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綱丁齊建武四年魏春正月魏主立其子恪為太子

綱齊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為尚書令○目初晏為

世祖所寵任及齊主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及齊主即

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齊主惡之始安王遙光勸齊

主誅晏齊主遂召晏於華林省誅之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

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

計相須未知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

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之

末阿戎思遠小字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

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齊主意已疑異乘間謂曰時

務謂有詔
晏有且速
可謂難事

事稍異兄亦覺否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

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敗晏外弟阮孝緒

亦知晏必敗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

及晏敗人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

綱二月魏主如平城穆太陸叡伏誅新興公丕以罪免死為

民○目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丕不樂丕子隆黨於太有司

奏不應從坐乃有是命初丕與陸叡李沖于烈俱受不死之

詔叡既誅魏主賜沖烈詔曰叡之反逆雖欲矜恕如何可得

然猶聽其自死免其孥戮丕連坐應死特恕為民朕本期始

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

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

之鴈臣。

司馬光曰殺生子奪人君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之制雖有入議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有則宥可刑則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魏於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使陷於死地也

綱三月魏主殺其故太子恂○目恂既廢頗自悔過中尉李彪表恂復與左右謀逆魏主賜恂死

綱魏宋王劉昶卒○魏主還洛陽○目魏主至龍門遣使祀夏禹至蒲坂祀虞舜至長安遣使祀周文王武王於豐鎬遂還洛陽

綱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為后○目后欲母養太子恪恪母高氏暴卒

綱八月魏主自將伐齊○目魏發河北五州兵三十萬以伐

齊假彭城王勰音協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求而不允魏陳思王

曹植上疏求自試兄文帝不聽愚臣不請而得何否秦之相遠也魏主笑曰

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齊遣軍主胡松助戎

赭陽鮑舉助戎舞陰今泌陽縣

綱氏帥楊靈珍叛魏○目魏以靈珍為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降齊襲魏武興王楊集始集始窘急亦降於齊魏遣李崇討之

綱九月魏主攻齊南陽不克○目初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魏兵魏主怒志必滅之襲宛克之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數之曰卿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

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項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今鸞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

綱魏伐氏，克武興，楊靈珍奔齊。○目李崇槎山分道，出氏，不意表裏襲之，羣氏散歸，靈珍戰敗，遂克武興，靈珍奔還漢中。齊以為武都王，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為梁州刺史，安集其地。

綱冬十一月，魏主圍新野，遂敗齊兵於沔北。○目魏主至新野，漢縣，宋立郡，今為南陽府屬縣。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築長圍以守之。齊主遣徐州刺史裴叔業、中庶子蕭衍、尚書崔慧景救

雍州。齊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皆降於魏，魏敗齊兵於沔北。綱十二月，齊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敗之。○目齊將

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於新息縣置豫州太倉，其積粟地也。魏豫州刺史王

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瓢置火，密使人於淡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永又破走裴叔業，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嘗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修期耳。

綱齊以劉季連為益州刺史。○目齊主以諸子尚幼，內仗曲江公遙欣，外倚后弟劉暄，內弟江祐，故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遙欣為荊州，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齊王惡之，南郡太守劉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齊主乃以季連為益州刺史，使據上流以制之。

綱戊齊永泰元年魏春正月，魏拔新野，齊沔北守將皆棄城走。○目魏攻新野，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

「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湖陽、赭陽戍主及南鄉太守相繼南遁。舞陰戍主黃瑤起為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嚮而食之。

綱齊主殺其河東王鉉等十人。○目齊主有疾，以近親寡弱，

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欲盡除之，以問太尉陳顯達，對曰：「此等何足介慮，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每與齊主屏人久語畢，齊主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齊主疾甚暴絕，遙光遂殺河東王鉉、南康王子琳等十人，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

綱二月，魏人克宛。三月，敗齊師於鄧城。○目魏人拔宛北城，

房伯玉面縛出降。三月，崔慧景與蕭衍及軍主劉山陽、傅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抵鄧城。鄧州即今魏數萬騎奄至，慧景拔軍

先去，諸軍相繼皆遁。山陽斷後死戰，魏兵乃退，諸軍皆還。襄陽魏主以十萬眾圍樊城，曹虎閉城自守，魏主去如懸瓠。今汝

寧府城

綱魏攻齊義陽齊圍魏渦陽今蒙城縣以救之義陽圍解齊師亦

潰○目魏南兗州刺史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魏主

使將軍傅永救渦陽齊裴叔業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俘三

千餘人獲器械雜畜以千萬計王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

楊大眼奚康生等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明日士

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計

綱魏中尉李彪免僕射李冲卒○目彪家世孤微初遊代郡

以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才學禮遇甚厚公私汲引及

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稍稍踈冲冲

浸銜之彪性剛豪多所乖異自以身爲法官他人莫能糾劾

事多專恣冲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上表劾之請付廷尉

魏主覽表歎悵久之曰道固彪字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爲滿也

有司處彪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已冲雅性溫厚及收彪之

際瞋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遂發病荒悖言語錯謬醫

不能療或以爲肝裂旬餘而卒魏主哭之悲不自勝冲勤敏

強力久處要劇終日視事未嘗厭倦纔四十而髮白兄弟四

母少多忿競及冲貴祿賜皆與共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

姻私以官爵一家歲祿萬匹人以此少之

綱魏以彭城王勰爲宗師○目使督察宗室不率教者以聞

綱夏四月齊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太守王敬則書法敬則反而不書

伏誅微示惡鸞之意○目齊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

心不自安齊主外雖禮之而內實相疑聞其衰老且居內地

魏孝文帝

故得少寬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作懊烏浩切儂奴浩切歌俗間訛淫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

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主愈猜愧會疾病乃以

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防敬則敬則聞之曰東今有

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也徐州行

事謝朓敬則子壻也敬則子幼隆遣人告之朓執其使以聞

敬則遂舉兵反以奉南康侯子恪為名豫章王子子恪亡走未

知所在始安王遙光遂勸齊主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入

宮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已煮二斛椒大匠具棺數十須三更

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而齊主眠不起中書

舍人沈徽孚與左右單景雋謀少留其事須臾齊主覺景雋

啓子恪已至齊主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對齊主撫牀曰

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敬則帥實甲

萬人過浙江張瓌遣人拒之聞鼓聲皆散走瓌逃民間敬則

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至武進陵口齊高

帝所慟哭而過曲阿令丘仲孚謂吏民曰賊勢雖銳烏合易

離今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

至大事濟矣以是敬則不得進五月齊主詔前軍司馬左興

盛將軍胡松等築壘於曲阿長岡敬則急攻之臺軍不能敵

欲進而圍不開各死戰松引騎兵突其後敬則軍大敗斬之

是時齊主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急裝

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策譏檀道晉陵

魏孝文帝

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王瞻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許之所全活以萬數謝朓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恆俗謝今所讓又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朓妻常懷刃欲刺朓朓不敢相見

綱秋七月魏省宮掖費用以給軍賞○目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魏主乃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綱齊以蕭衍為雍州刺史○齊主鸞殂太子寶卷立○目齊主性猜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

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至是殂遺詔以徐孝嗣為尚書令沈文季江祐為僕射江祀為侍中劉暄為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顯達眾事委孝嗣遙光坦之江祐心膂之任可委劉俊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寶卷即位惡靈柩在太極殿欲速葬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憤脫寶卷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鶩啼來乎

東昏侯

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三子在位三年無道被弑年十九

綱己齊永元元年魏春正月齊遣太尉陳顯達帥師侵魏○

目顯達督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魏遣將軍元英拒之

綱魏主還洛陽。○目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聖化日新。魏主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

綱魏后馮氏有罪。退處後宮。○目魏主連年在外。馮后私於宦官高菩薩。魏主還洛。收菩薩等案。問其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忍廢。賜后辭訣。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惟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初。馮熙以太后見尚公主。生三女。二為皇后。一為昭儀。熙為太保。子誕為司徒。修為侍中。聿為黃門郎。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侍郎崔光嘗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後歲餘。修以罪黜。誕熙卒。幽后廢。聿亦擯棄。馮

氏遂衰。

綱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二月。齊師取魏馬圈南鄉。三月。魏主自將禦之。齊師敗績。○目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名戍四十日。城中食盡。突圍走。又遣軍進擊南鄉。

戍城在今南陽縣南百里亦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不親行

無以制之。遂發洛陽。時魏主久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

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魏

主以勰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

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臣。得專心醫藥。魏主曰。我疾如此。深

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皆憑於汝。何容更請人乎。命廣陽

王嘉斷均口。在今均州西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盛顯

達數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士卒死者三萬餘人。
 顯達之北伐也。軍入洵。音均。口洵均。二水名。馮道根曰。洵均迅急。
 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故城在今光化縣東北。
 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
 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
 賴以全。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奏免顯達官。不許更
 以為江州刺史。

綱夏四月。魏主宏殂於穀塘原。后馮氏伏誅。太子恪立。○

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其處未詳。謂司徒勰曰。吾病殆必不起。

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在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
 姓猶受顧託。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臣以至親。久叅機

要。今復任以元宰。總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魏主默然。
 久之。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德。松竹為心。吾百年
 後。其聽勰辭。蟬冕遂其沖挹之性。又謂勰曰。後宮久乖陰德。
 吾死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庶免馮門之醜。遂以北海王詳
 為司空。王肅為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左僕射。宋弁為吏部尚
 書。與太尉禧。僕射澄。同輔政。四月。殂於穀塘原。魏主友愛諸
 弟。始終無間。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
 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
 可使如兄弟矣。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
 稻。或伐民樹。皆留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冠洗濯而
 服之。幼多力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嘗謂史官曰。時事

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權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勰等以陳顯達去尚未遠秘不發喪遣使奉詔徵太子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即位以遺詔賜馮后死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謂勰曰汝此行不惟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勰字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劉友益曰於是太子發喪即位始以遺詔賜馮氏死其先書伏誅何所以著魏主之意也不先書伏誅則

是太子殺之矣

綱魏以彭城王勰為驃騎大將軍都督冀定七州軍事。○目魏主欲以彭城王勰為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懷魏主對之悲慟勰懇請不已乃以為定州刺史猶固辭不許乃之官。

綱魏僕射任城王澄免。○目澄以王肅羈旅而位加己上誣以謀叛案驗無實坐免。

綱魏主追尊其母高氏為后。○目魏主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配享高祖封后兄肇為平原公弟顯為澄城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綱秋八月齊主殺其僕射江祐侍中江祀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目齊主自在東宮不好學惟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遙光與徐孝嗣江祐江祀蕭坦之劉暄更直內

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張弘策曰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乃密修武備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竹木

鷹鳥得和風

沈之檀溪

水名在襄陽西南

積茅如岡阜時衍兄懿行郢州事衍使

弘策說之曰六貴比肩爭權相圖主上媒近左右慄輕忍虐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刻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柘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懿不從齊主稍欲行意而江柘執制堅確左右茹法珍等亦每爲所裁抑無不切齒柘以齊主失德浸彰議廢之而立江夏王寶玄劉暄素忌寶玄不同柘議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柘柘亦以少主難保勸柘立遙光柘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曰明帝立已非次若復

立遙光恐四方瓦解也遙光遣所親致意於謝朓欲引以爲黨朓不答而以其謀告左興盛劉暄馳告遙光及柘收朓付廷尉死獄中暄又以遙光若立則己失元舅之尊不肯同柘議故柘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人刺暄暄覺之遂發柘謀齊主收柘祀殺之自是無所忌憚益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日晡乃起臺閣案奏閱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五省黃案皆爲宦者裹魚肉還家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將發而遙欣卒江柘誅乃陽狂稱疾不敢入臺舉兵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將軍垣歷生說遙光夜攻臺燒城門遙光狐疑不敢出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屯衛宮城蕭坦

之率臺軍討遙光。遙光遣歷生出戰，臺軍屢敗。遙光諮議蕭暢潛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歷生亦棄稍降。至夜，城潰。遙光扶匍牀下，軍人牽出斬之。以孝嗣爲司空，坦之爲僕射。

綱魏南徐州治宿預今宿遷縣地刺史沈陵文季族子奔齊。

綱閏月，齊主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劉暄。○目江祐等既敗，齊主左右捉刀應救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救，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齊主遣兵圍其宅而殺之。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齊主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閭徐世擲曰：明帝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亦殺之。初，高宗臨殂，以隆昌昭業年號事戒齊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卒，決意不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

如遠刊

保。

齊如福萌

綱冬十月，齊主殺其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侍中沈昭略。

○目中郎將許準爲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文季自託老疾，不預朝權。侍中沈昭略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至是，齊主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

綱十二月，齊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目顯達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導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及齊主立，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有疾不治，既而自愈。聞齊主屢誅大臣，傳云常遣兵襲江州，乃舉兵。

綱監會編卷三十一
魏宣武帝
七

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齊主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爲主齊主以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督諸軍擊顯達將軍胡松據梁山左興盛屯杜姥宅十二月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潛軍夜渡襲宮城不克退走臺軍追斬之弘遠被執臨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其子子曜抱父乞代并殺之齊主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惟置空宅犯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常以三四吏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驚震啼號塞道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

時乳婦寄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能去因剖其腹視男女又好擔幢侍御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嘗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稍急裝縛袴乘馬驅馳略不暇息

綱庚齊永元二年魏世宗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

陽叛降於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目叔業聞齊主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在和州城

東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叔業沈疑未決終

英雄必自立
依命不受制

以壽陽叛降於魏。魏遣彭城王勰鎮之。叔業尋卒。

綱三月。魏敗齊師於壽陽。遂取合肥建安。○目齊豫州刺史蕭懿遣司馬陳伯之等泝淮而上。以逼壽陽。魏彭城王勰王肅擊大破之。進攻合肥。擒齊將李叔獻。統軍宇文福曰。建安今商城縣地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壽陽難保。勰使福攻建安。降之。

綱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夏王寶玄。逼建康。兵敗皆死。○目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自出送之。召慧景單騎而進。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既出。喜甚。過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

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

馬崔恭祖納之。齊主遣左興盛督諸軍討之。慧景濟江。遣使

奉江夏王寶玄爲主。寶玄分部軍衆。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

在句容縣拔之。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

進。惟宜從蔣山。今名鍾山。在江寧府東北。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

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譟臨城。臺軍驚散。官

門閉。慧景引衆圍之。左興盛走逃。淮渚。慧景擒殺之。時豫州

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在含山縣。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

而起。自采石濟江。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岍兵。令不

得渡。不從。至是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數千人渡南

岍。戰敗。恭祖掠得東宮女妓。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詣城降。

衆心離壞。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蠡浦。爲漁人所殺。寶玄亦逃亡。數日後乃出。齊主殺之。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顧及。圍建康。逼召點。點往赴之。日談佛義。不及軍事。慧景敗齊主。欲殺點。蕭暢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齊主。乃止。點循之兄也。

綱齊以蕭懿爲尚書令。○齊曲赦建康徐兗。○**鑑**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幸用事。誣富家爲賊黨。殺而籍其貲。或謂中書舍人王暄之曰。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暄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而嬖幸貪虐如初。是時齊主所罷左右凡三十二人。黃門十人。直閤將軍徐世擿。素被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世擿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

何世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齊主。齊主稍惡其凶強。遣禁兵殺之。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爲外監。口稱詔敕。暄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齊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營兵俞靈韻爲阿兄。數往諸刀。敕家遊宴。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延及親鄰。皆盡殺。其男口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佞子。最有寵。參預朝政。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

懾息焉。南史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伎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潘寶慶亦

從改焉。○帝在明帝之崩。竟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衰。經杖衣。悉麤布。羣小來弔。盤旋地坐。舉手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王寶孫諸人。悉營肴羞。爲天子解菜。又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遊市中。雜所貨物。與官人鬪。豎共爲。裨販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有小失。潘亦與杖。敕虎賁不得進。

大荆子帝雖畏潘氏而竊與諸姊妹淫通每遊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禪著綠屣帝自戎服騎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於是百姓歌云閱武堂前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又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詐云見神動輒咨啓號神為靈帝車服羽儀一依土者范雲謂光尚曰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當托鬼神以達意耳後東入樂遊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暎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覓不見處乃縛菰為

明帝形北向斬之懸首苑

綱秋八月齊攻魏壽陽魏人擊敗之遂取淮南地○目初齊將軍陳伯之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太守傅永將郡兵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岍直南趣淮夜入城勰喜甚至是勰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伯之遁還淮南遂入於魏魏主召勰還以王肅為揚州刺史

綱齊後宮火○鑑時齊主昏淫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齊主曰栢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塗壁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百姓困盡號泣道路又以閱武堂為芳樂苑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望人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徹屋而徙之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皆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時聚金至是屑以為泥不足周用又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賤價亦不還直張欣太嘗謂舍人裴長穆曰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

矣。

綱冬十月齊主殺其尚書令蕭懿○目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托外拒遂還歷陽若但釋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嬖臣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至是齊主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淡為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懿有弟九人惟秀惟秀無人發之者惟融捕得被殺融

綱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錄尚書事○目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雖有遺詔復為魏主所留固辭不免常悽然歎息勰為人美風儀好文史小心謹慎未嘗有過雖閒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門無私謁

梁武帝起

綱十一月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荊州事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目初齊主疑衍有異志使直後

鄭植往刺之衍知之置酒謂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乃可取

良會也及聞懿死夜召張弘策等入宅定議明日集僚佐謂

曰昏主暴虐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眾得甲士萬餘

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

辦時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齊主

聞

綱

魏宣武帝

遣將軍劉山陽就穎胄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穎胄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達，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段乘驛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彼間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果遲回不上，穎胄大懼，夜呼參軍席闡文、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必不可制。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既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

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山陽。」

山陽大喜，單車詣穎胄。穎胄伏兵斬之，乃以南康王寶融教

纂嚴纂集也嚴行裝也以蕭衍都督前鋒。穎胄都督行留諸軍事。穎

胄有器局，眾情歸之。送山陽首於衍，衍遂表勸寶融稱尊號。

不許。十二月，穎胄及司馬夏侯詳移檄建康州郡，數齊主及

梅蟲兒，茹法珍罪惡，遣將軍楊公則向湘州。治長沙參軍鄧元

起向夏口。今武昌竟陵太守曹景宗說衍迎寶融正尊號，然後

進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

震四海，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初，陳顯達、崔慧景

之亂，上庸太守韋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

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始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

衍見高子花
亞夫百倍後來
高勳起天伐
承朱氏先立
元朗便朱策

結於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齊主聞劉山陽死，遣將軍薛元嗣等將兵運糧，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又使將軍房僧寄守魯山。

綱辛齊永元三年和帝寶融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

綱齊南康王稱相國，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愔守壘城。

綱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為太保，北海王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于烈為領軍。○綱魏太尉咸陽王禧不親政務，驕奢貪淫，魏主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拒之，禧復遣謂曰：「我天子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

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為恆州刺史。○綱稱疾不出，北海王詳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帝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復以于烈為領軍。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修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寢衰，修尤親幸，旬月間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魏主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皆從。

綱二月，齊蕭衍圍郢城。○綱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至漢口，諸將議併兵圍郢。郢州所治即今武昌府城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濶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犄角，若悉眾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不若遣王曹諸軍濟。」

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即大別山有城以通沔漢使

郢城今安陸縣竟陵今景陵縣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州之兵相繼而

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

使茂等濟江張冲遣兵迎戰茂等擊敗之冲嬰城自守三月

冲病卒將軍薛元嗣內史程茂等與冲子孜共守郢城

綱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為涪陵王而自立

○日齊南康王寶融即位於江陵攻元以蕭穎胄為尚書令

荊州刺史蕭衍為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

鉞夏侯詳為中領軍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寶卷以陳伯之

為江州刺史西擊荆雍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等逼郢城

綱夏五月魏咸陽王禧謀反伏誅○日魏主既親政事嬖倖

太平

擅權禧意不自安與妃兄李伯尚氏王楊集始等謀反會魏

主出獵北邙禧欲發兵眾情離散集始馳至北邙告之魏主

倉卒不知所為左中郎將于忠曰臣父留守必無所慮魏主

遣忠馳觀之于烈已分兵嚴備魏主遂還收禧賜死魏主以

禧無故而反由是益疎忌宗室

綱齊巴東巴西郡遣兵擊荊州○日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

太守蕭惠訓不從蕭穎胄之命惠訓遣子瓚將兵擊穎胄穎

胄遣劉孝慶屯峽口拒之

綱齊涪陵王遣軍救郢州屯加湖○日寶卷遣軍主吳子陽

陳虎牙等救郢州屯巴口六月西臺遣席闡文勞蕭衍軍齎

蕭穎胄等議令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衍曰漢口

魏宣武帝

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搃我咽喉。何能持久。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不減萬人。糧儲稱是。脫東軍以萬人攻一城。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卿為我輩白鎮軍。穎前途攻取。俱以見付。但借鎮軍靜鎮之耳。子陽等進軍加湖。在今江夏城東北去郢三十里。築壘自固。房僧寄病卒。眾推軍主孫樂祖代守魯山。

綱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太謀立建安王寶寅。不克而死。○目雍州刺史張欣太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鴻

選等誅諸姦倖。廢寶卷。會寶卷遣中書舍人馮元嗣救郢。茹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太送之於中興堂。欣太等使人於坐殺元嗣。明太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走。靈秀詣石頭。迎建安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太馳入宮。會法珍得先返。閉門上仗。鴻選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人皆潰去。因逃亡。三日乃出。寶卷復其爵位。欣太與胡松皆被誅。

綱齊蕭衍克加湖。魯山郢城降。○目衍使王茂曹景宗等乘水漲襲加湖。加湖潰。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孫樂祖以魯山降。程茂薛元嗣亦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初茂與元嗣議

以郢城降使張孜為書與衍張冲孜之父故吏房長瑜曰前使

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左傳父能析薪子乃不能負荷

以歸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惟

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衍以韋

叡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

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命眾軍即日上海緣江至建

康凡磯浦邨落軍行宿火立頓處所張弘策逆為圖畫如在

目中

綱魏揚州刺史安國侯王肅卒○目初肅以父死非命四年

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命肅以祥禫之禮除

喪然肅猶素服不聽樂終身至是卒於壽陽諡曰宣簡

綱八月齊蕭衍克尋陽○目初寶卷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為

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衍曰用兵不須實力所聽威聲

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

搜囚俘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為

江州隨引兵下至尋陽伯之束甲請降以伯之為江州刺史

虎牙為徐州刺史

綱齊巴東西軍至上明在松滋縣○目魯休烈蕭瓚破峽口進至

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遣蔡道恭拒瓚

綱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目寶融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

宜從事衍留鄭紹叔守尋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

恂也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綱

綱

綱

綱魏築洛陽諸坊○目魏司州牧廣陽王嘉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五坊各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綱魏立后于氏

烈弟勁之女也

綱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目衍既克江郢寶卷遊騁如故聞至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出戰被擒衍至新亭遣呂僧珍據白板橋居士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拔柵越塹內外奮擊居士敗走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十月寶卷遣將軍王珍國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陳於朱雀航南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

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寶孫切罵諸將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軍遂大潰衍軍長驅

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卷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卷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

守之遣弟秀鎮京口恢鎮破墩

在曲阿界秦始皇所鑿也

從弟景鎮廣陵

綱十一月齊尚書令蕭穎胄卒○目穎胄以蕭瑣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而卒夏侯詳秘之徵兵雍州蕭憺將兵赴之瑣等亦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及魯休烈皆降詳乃發穎胄喪贈丞相謚獻武於是衆望盡歸於衍矣

綱魏以北海王詳為司徒。詳譖黜彭城王勰又惡于忠之鯁直○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目魏鎮國將軍元英等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蕭衍掃土興兵，乃皇天授我之日也。魏主乃有是命，既而不果。

綱十二月，齊人弒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目建康之被圍也，寶卷悉以軍事委王珍國。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寶卷常於殿中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冑，飾以孔雀，晝眠夜起，一如平日。及長圍既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於常。眾情怨怠，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其副張稷懼禍，謀

弒寶卷，使後閤舍人錢強夜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吹笙歌，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閹人黃太平刀傷其膝，顧曰：奴反邪！直後張齊斬之。稷召僕射王亮等，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寶卷首，遣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敝，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接服之，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志，僧虔之子也。衍與雲有舊，即留參帷幄。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法珍蟲兒、王暄之等四十一人，皆以屬吏。以宣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以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為長史，衍入屯閱武

釋馬袁
收人心也

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濫潘妃有國色
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
乃并法珍等誅之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

綱齊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僊瑛吳興太守袁昂既而釋
之○目衍之東下僊瑛擁兵不附衍圍宮城州郡皆請降袁

昂觀之子獨拒境不受命及建康平衍使李元履巡撫東土救

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
元履至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僊瑛聞臺城不

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
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俄而兵入僊瑛
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

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綱齊大司馬衍入鎮殿中

和帝

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在位一
年禪位於梁尋為蕭衍所弒年十六

綱壬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天監
午元年魏景明三年○是歲齊亡梁代春正月齊大司馬

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二月衍自為相國封梁公加九錫

○目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為

諮議約為司馬昉為記室參謀議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

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

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

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

更同公作賊衍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畧同約旨衍曰卿明

沈約傳
古同

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雲至殿門，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諸將不為無功，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乃詔進衍位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置百司。

綱：梁公衍殺齊湘東王寶暉。○目：寶暉頗好文學，衍忌之，稱其謀反，并其弟寶覽、寶宏皆殺之。

綱：梁以沈約為僕射，范雲為侍中。○目：梁公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以為言，未從。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今明公始定建康，奈何以女德為累乎？

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不宜留此。梁公默然。

雲即請以余氏賚茂。梁公許之，賜雲、茂錢各百萬。

綱：梁公衍自進爵為王。○三月，梁王衍殺齊邵陵王寶攸等

三人。鄱陽王寶寅出奔魏。○目：衍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

寶嵩、桂陽王寶貞、鄱陽王寶寅，穿牆夜出，遁匿山澗，晝伏宵

行，抵壽陽。魏戍主馳告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待以

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仍率

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澄浚器重之。

綱：齊主發江陵，以蕭憺都督荆湘六州軍事。○目：齊主東歸，

以憺為荊州刺史，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治，廣

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荆人大悅。

綱夏四月梁王衍稱皇帝廢齊主為巴陵王遷太后於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目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於梁宣德太后遣尚書令亮等奉璽綬詣梁宮梁王即位於南郊奉和帝為巴陵王宮於姑孰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封文武諸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以王亮為尚書令王瑩為中書監沈約為僕射范雲為吏部尚書

齊主被殺

綱梁主衍弒巴陵王於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目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領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搢殺之御史

中丞顏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歷年圖曰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潑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右齊七主合二十四年

綱梁以蕭寶義為巴陵王○目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使奉齊祀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梁主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終必敗亡我初平建康人勸我除卿輩以壹物心於特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

長又我與卿宗屬未遠豈可遠同路人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卿家也曹志魏武之孫為晉忠臣况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清顯竟以壽終

綱梁徵謝朓何循何點不至○目梁徵朓循為光祿大夫點

為侍中循點終不就南史點循有兄曰求並棲遁世謂何氏三高求先卒故號循為大山點為小山

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諭舊賜以鹿皮巾等物并召點中榻引入華林園帝賜詩錫宴恩禮有加仍下詔徵為侍中點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病不起

綱梁置謫木肺石函○目梁主詔公車府謫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有祿位者莫言欲有橫議投謫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冤沈

謝朓多此一出有愧之何矣

莫達者投肺石函梁主身服浣濯之衣常膳惟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

綱五月盜入梁宮捕得伏誅○目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

夜帥其徒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殺衛尉張弘策軍司馬呂

僧珍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却將軍王茂張惠紹引兵赴救討

捕悉誅之

綱梁江州刺史陳伯之反兵敗奔魏○目伯之目不識書與

奪決於別駕鄧繕叅軍朱龍符及褚縉等乘其愚闇恣為姦

利繕日夜說伯之反縉等贊成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詐為

蕭寶寅書示之遂發兵反詔以王茂為江州刺史帥眾討之

伯之戰敗問道渡江與縉等俱奔魏

綱六月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目梁主以鄧元起為益州刺史遣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諭旨季連受命飭還裝初季連為南郡不禮於元起都錄宋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典籤請先使檢校資糧緣路奉迎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見人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季連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強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道琛殺之

綱秋八月梁定正雅樂。○目梁主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立英青陽朱明白藏名之為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

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中間十律以是為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

綱冬十一月梁主立其子統為太子。統生五歲能徧誦五經○梁大旱饑。米斗五千民多餓死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魏宣武帝

三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魏宣武帝

四百九十六

